



文恭公集卷之七

書

上唐荆川尊師

人之相與可以盡言無隱者莫若師弟之間然先生每苦某之難悟而某亦不敢輕進一言何也某之難悟則以性鈍而心散包藏怠緩之意多而磨勵真切之志少是以每到病痛便覺難醫此某之不能承受處也若某之不敢進言者則有二說先生每事皆求定見其見一定信之甚堅而持之甚固即有學識與先生等者必不能回其既定之見而况萬分不逮者





欲置喙於其間豈非跨海涉河而使蝨負山乎先生  
聰明蓋過一世凡有言於左右者不待其辭之畢而  
已洞見其所言之情皆不出其料度之內是以視之  
也甚易而動之也甚難夫信之堅而持之固則人必  
不樂告以善雖無拒人之心而不免有拒人之應視  
之易而動之難則於庸言近論無一愜意而取快於  
非庸言非近論之間由是好爲新奇以上下其游辭  
托爲異術以文飾其膚淺者時時中其巧而使得售  
其奸此二說者其竊妄意其如此不知其然邪否邪  
獨先生不以爲然則和雖淺近無知得以盡言而無  
隱可乎先生身所擔當直欲爲宇宙間創開一路續  
從來相傳法眼心源以鍛鍊而通融天機以無欲而  
昭著豈某之所可窺測某之所欲言者非敢議之於  
精微之際而直求之於形跡之粗耳所謂求之於形  
跡之粗者亦有二說好尚之少偏應接之過當也先  
生於同氣相求處甚爲懇切故欲其意思之慇懃而  
嫌其形跡之踈濶是以窺伺者常滿望而忠信者常  
見疑某雖癡顛然常謂先生之意可以探而取也其  
人之未見也而謬爲恭敬則不問其可否而皆得以  
親厚其既見也察其指意而虛爲好語則不問其言



之真偽而皆許其由衷徐而察之而非親厚也非由衷也乃推而遠之然而向之容而受之者吾心已爲之乍喜矣其待忠信之士一事之過差或由於註誤而槩其中心一跡之或踈本出於無心而疑其叛去徐而察之而非中心也非叛去也又容而受之然而向之推而遠之者吾心已爲之乍怒矣其乍喜也不但行於矯飾不正之徒而或及於智慧有餘之士其乍怒也雖不施於光明磊落之輩而時及於中才以之人是以人之交於先生者若賢若不肖當其容受之也其熱如火及其推而遠之也其冷如冰故

其常疑先生之用人未必皆心腹之賢而賢者之用於先生也亦不能無不盡之嘆此豈非由於好尚之少偏有以致之歟君子之行藏視世之用舍而其憂世之心則不以用舍有異但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可以有憂世之心而不可以露藏否之跡徒露其跡而無救於亂則東漢李杜諸人所爲也某見先生凡接士夫絕口不論人長短可謂無藏否之跡矣但扣問求見者均之以是心至者也而先生乃或見或不見至於一日之內而有見有不見在先生固自有意非以見者必賢於不見者也而人之欲一識之而不



可得者遽以爲列於不肖之目雖面斥而衆辱之無以踰其怨也怨不怨於先生何足損益但於處世之道或者任情而不任理終覺未安耳見惡人以避咎與夫默足以容君子委曲以處亂世者如是先生卷舒存亡之理籌之素熟而明哲保身處即號爲智者不能如其慎密然某不免於前所言者以其避之於幾微形跡之間而不會求之於性質作用之際也某自渡江來有人以先生行事言者一以爲握官府事權一以爲有府官求見值先生飯客吏人已趨報而先生乃謹避之及吏人再至座客猶在也其前之所云甚裡鄙無稽可笑而乃出於故交項旣東之口豈非不肖有司因先生絕之太甚疑先生言其短而造爲之乎其後所云則往來於門下者所述雖某亦以爲此先生之常也是豈非否臧太露而人情大有所不堪者歟此和所以爲應接之少過者也是二者和又妄意先生所稟過高性質意見之用多而虛心觀理物來順應之功少即此而往恐終爲功名氣節套住而於聖入之道畢竟有差從來相傳法眼非先生任之而誰任乎雖然此大率所謂求之形跡之粗者也非畫筭鷄何以爲見而遽談天說海祇露出本相



覺得見識之每下耳反欲以迴先生之駕而動先生之聽其之罪其又何可逃歎

再上唐荆川尊師

蘇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吾師向所寄書乃倉卒問數句而高古莫及然子瞻得之於天資吾師得之於學問則固自有不同也中間論白沙是茫老師是醉想二老翁一醉一茫動靜殊遇然不知醉即是茫茫即是醉其實醉亦非醉茫亦非茫若和筆者未嘗知醉未嘗知茫而終日作醉人茫人又可笑也書雖未詳近日心事皆見之出使二集疏稿詞簡事明

皇明奏議中得此可以增光一代矣詩意雄故不拘

賦與長歌尤爲奇自然立朝建言登高作賦皆是吾

師餘事不足爲羨獨有到彼落離無所顧惜而一意

爲天下國家此最難蓋不但世上拘拘名檢者不

能脫此窠臼即吾師數年以前亦便無此識見也天

下事須要人做有吾師手段不一擔當焉乾坤落落

將誰望哉即今所處比之晉視尤爲親切兵食大計

未知措置何如和才做資淺屢得超轉實非本心此

必以出於先生門下故耳不然何爲有此也未陞之

前不求既陞之後不謝此非不感拔擢者之知己以



通書政府素所不能若其納賄則盡喪其平生是以不敢也今春所調士兵皆厚賂土司衙門而行此其惡有在豈真欲伏羲死敵耶一往一返功無分寸惡積丘山今已稍得數人寘之於法後來非甚緊急似不可輕調但不知彼中事勢何如土官張空者猶爲罪魁向來用之亦頗得其方否伏乞示知某初得轉官報急欲趨侍門墻緣軍門在沅任所在辰乃必由之路遂爲時例所禁且地方見有木務亦時時用兵弗得如願謹遣百戶沈思代問左右臨書不勝瞻戀

三上唐荆川尊師

向有鄙悒之見得先生教及答人諸書遂豁然無疑王龍溪嘗爲和言拘拘謹守不是學問一向忽畧近來始覺其是緣謹守之徒都從軀殼上起念把捉一生只是私意只是醉生夢死此與聖賢一介不取與界限相反者只在有障礙無障礙之間作如是觀則和前日之言宜爲先生所笑聞之令卽先生不笑其見之陋而取其意之忠以此存心人豈有不獲自盡者哉然則先生此行學問心術賴以一明又不但專意爲天下國家已也前後奏疏詩文積之既富用之無窮意向所到便有此故事來應且行所當行止所



當止和間竊評之恰如有一大將坐百萬中軍帳內  
刀弩鎗劔器械色色皆備當其用時視刀刃應視弩  
弩應惟大將耳目之所使然此大將當用刀處則刀  
當用箭處則箭各各得宜不差毫髮若其他則或有  
善用者器械不全或器械雖全用之不應應矣未必  
皆當故其一偏之能可學而至者人也其兼全並到  
有巧以運乎其間不可學者天也非人也嗚呼此大  
將之所以爲難也居卑論高先生其一首肯否耶春  
訊緊急饑民顛連倉廩既空閭閻亦竭縱有奏請所  
得恐未便湊手此則器械不具不知善用者何所施  
六巧乎文章政事要亦無異然一係於己一係於人  
難易有間此盤根錯節別利器之時也在先生處之  
量有次序矣家人輩來聞先生有脾胃之疾謹遣百  
戶范恩奉候和處此官偶遇苗平無甚難事但畧覺  
瑣碎併驅馳勞苦耳書不盡言伏乞鑒察

上徐存齋相公

伏以相公勞心賢士未得者惟恐不能周知而既得  
者惟恐不能盡用殆所謂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  
雖徃徃有負於倏忽反掌之際而相公之心不爲少  
變則士之懷寶欲獻者不歸於門下而誰歸乎和本



樗櫟散材不足以與相公採擇之列而一旦超擢出格反在於門下士之先雖此心不敢不勉而實不能副則其有負於相公知人之明與夫負之於倏忽反掌之際者相去幾何是以不敢不一吐露其愚和初舉進士同伴中見謂篤實只今年過四十人之望我與已之自待固不止於篤實已也所貴於有不爲者以其足以有爲也不足以有爲又何貴於有不爲哉某遇事周章臨機昏暗辟之駑駘愈鞭愈後自顧不如人遠甚向來陳乞量力而動實出本心續得白禮部書知相公相待厚意不敢遽自絕跡於仕途赴任以來安心讀律而江西風俗儉約頗與賤性相宜三月盡始聞轉貴州報某於文學雖非所長而貴州人少提督稍易又無雜事分心即使某自擇官亦未有如此之便者然初止以爲僉事改調也繼領文憑乃陞副使年望俱淺驟進二階不惟某無以自解於人而於相公知人之明恐亦不能無少累矣且某之蹇拙循資而陞尚慮鰥曠越等超擢必致愆尤蓋世上固有可以超擢者而某非其人也用是漸愧不寧不知何以自修以謝同伴以報相公之知遇於萬一也便中敬此奉候



二上徐存齋相公

夏間承差來接到翁教兼惠之綰銘心製服榮感何  
多伏惟翁相默然自處而任天下之重負天下之望  
者益深益切士無賢不肖莫不歸心和樗散不才幸  
在門下愛士之列驟加擢用然門下之愛某亦非取  
其能特以稍知安分拔之以愧速進者云爾其在某  
則有不敢當者馬經伯樂價重千金人見翁相用某  
之跡而不知拔某之意以為果有能也則必將循名  
以竢其實又翁相之取某者姑以其自守勵世今再  
夜擢反加於速進者之外世之不知者則未免按  
安而疑其人尤為孤立者之難堪且其自入貴以  
來染染不思飲食右臂濕淫已作偏枯之狀近  
聞弟先師之變不得即臨前疾轉加然非翁相則  
不敢以此情上陳也茲專人具本乞歸伏惟門下矜  
其之愚實無所用鑒某之志非有所私早賜施行放  
還田里使了師生之義務尋名醫少延殘喘雖報恩  
之無地將銜恩於無窮也和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上徐存齋相公

春初奉啓所以汲汲求退者緣自起廢以來三任藩



臬雖僅守法紀於政之不便民者稍稍更革然無夫  
裨益於時不足以明門下得士之效且炎蒸之地舊  
病易發是以不能爲自安之計不謂門下遠還之內  
地再轉臺職感懼交切夫任益重則報稱益難人之  
望也益深則不才益難於自見矣雖然精白一心夙  
夜匪懈固此生之所以自誓者不敢以不勉也倉場  
積弊其來已久須以次釐正大要南糧經過衙門太  
多官攢歌家人等逼勒納戶使費反在正糧內虧損  
定以收時虧損官糧即放時虧損軍士也革納戶之  
間費以歸於正糧之潔淨似是今日急務門下爲此  
詢訪已及願賜教而遵行之幸甚

四上徐存齋相公

倉場之事伏蒙門下留念久矣近來紛紛之說幾於  
亂人之聽而不能謂停酌處於其間則事體殊未安  
帖且如和粉糶放軍士此從來積弊然自軍驚  
以後收時插和固不能盡絕而放時插和固已少矣  
又湖廣江西紅白私米收貯日久未免蛀屑灰塵殊  
不耐看若一槩指爲插和呼吸之間變可立起愚意  
以爲只當督責監收主事親自檢束時時查看則此  
弊可除軍士自然帖服不可豫言放時插和恐鼓動



衆心助其聲勢蓋軍雖跋扈未嘗敢嫌米醜在場中  
喧嚷若反先發其端不幾於教猿升木乎此其所當  
慮也南都積棍內則戶部糧儲巡倉各衙門書手皂  
隸人等外則歇家軍斗軍餘驢脚夫人等無慮數千  
人皆倚倉場爲生命可以立法漸革不可以一齊頓  
革故本職近與戶部設立長單刻期打發革去歇家  
不用保狀詢之解糧員役近日使費已減大半是亦  
革積弊而寬糧解之意也官攢守支因米耗折坐  
有多自前日議革耗米二升而官攢益困矣蓋糧  
費在於暗地用錢而不在於明白加耗明白加  
者脚所謂行檢名節謹守格套一毫不欠則便如河  
伯之談秋水欣欣然足也於是陽明出於其間曰此  
忠信廉潔之似也非道也靠傍行檢名節上做者非  
真心也無靠傍格套而自覺悟者真心也乃盡取其  
裏却一洗而翻之以開其嚮道之路其時諸老先生  
革保護巢穴以陽明立異也而競訾其說之妄凡與  
陽明同時者未有能見信者也既未見信則謗議紛  
紛其說至今爲指摘者之張本此其所以不免於多  
口也然又有一說從古聖賢教法止於下學處開示  
而上達處不言非不言之不可得言亦不可得聞也



陽明教人便從上達一截說去故中人以下者皆不  
得其力反有捕風捉影之病則又不若靠傍格套者  
之有墻壁而可以爲教法也故今之人於陽明多異  
議而文清無貶詞蓋文清之學亦從靠傍中來也論  
陽明者徒泥其末流而不察其本旨宜說者之紛紛  
矣嗚呼安得能言之士起而辨正之乎然陽明爲一  
代大儒超前絕後終在從祀之列何疑之有直待  
時耳狂瞽之見畜之久矣茲因翁論敢述其愚惟進  
而教之

與薛方山學憲

古人以天地爲戲幻以生死爲勞佚今以毀譽得失  
一芥菜子事而動其心偶然有好我者而用我則欣  
然如有所益偶然有醜我者而棄我則戚然如無所  
容此其一身耳目口鼻皆爲別人使喚其自視爲何  
等人也先生氣魄甚大近聞嚴官居金陵讀書談道  
無異平昔豈其虛幻天地勞佚死生之見素定於胸  
中有不可得而挫折者在耶弟承雅愛識得方山公  
本來面目又矣若以好言相慰效世俗男子之態  
則非問公之意也一笑一笑

與徐蒙泉學憲



昔與兄處左提右挈知愛日深其時愚不省事意以  
志學在我他人愛莫能助尚未覺兄之難遇也自別  
兄後年紀日長鹵莽日甚乃始不免求助于人然常  
患人之莫我告告而不以實也於是慨然三嘆欲如  
兄者友之而不可得也夫人之相友其合也有機其  
知也有爲真非人力之可一毫勉強於其間者世上  
黃金之交與夫面交之徒固不足道即有兩人同學  
古道同是君子路上人然而精神乎契處竟如以石  
投石了不相入此其故即使兩人言之而兩人不知  
也弟自求友以來雖素相慕者或出語便不相得或  
始同而終異外合而內離弟非不欲強合強同之也  
顧其機不相湊恐乖直道而行之義旋復棄去求如  
兄昔日之提挈者竟不可得此其相知之機似有天  
啟而一別踰紀又若有天限者何哉此弟所以嘆兄  
之難遇而又嘆昔遇兄之時愚不省事爲可恨也再  
會之期此生不知有幾雖然志氣因人力轉移學問  
隨歲月消長兄教行滇海聲譽日流弟志弱而力不  
加進時邁而學不加修即使再遇吾兄恐如頑石朽  
木非復昔之可以提挈者也兄能不棄我否乎

與林平泉內翰



久不奉晤得來教恍如見面 勤勤懇懇之懷於言  
下見示者甚真甚切非兄好善之志有加安能採及  
葑菲而虚心不棄如是近來朋友道喪相順者多而  
相助者少鄙意以爲見愛如兄者豈宜嘿然無一語  
是以忘其愚而一進其說然自愧其無以爲高明助  
也不謂兄既過聽而又道之使言何幸何幸守闕以  
待元氣之復此真病中得力語也弟因兄素靜但恐  
靜處未有着力內則反生痰而助火外則或離群而  
索居此所以有養心養病之說乃杞人之私憂過慮  
也得來教乃知死裏活計全是靜功心病身病俱從  
之過一審然後有悟兄平時所欠者弟頗疑愛身  
太過如未鍛之金今艱難疾疢備歷憂虞金百鍊而  
益精矣如弟者志氣頹索百孔千瘡無處下手乃自  
忘其廢棄而爲兄私憂過慮豈不可笑雖然亦欲兄  
大施良藥鍼砭我也竟未見投豈弟遍身不知痛癢  
即盧扁所驚走者不然兄不宜嘿然無一語也望之  
望之尊作簡古構意體制俱冠冕弟近有數篇以兄  
視之皆野人語矣來人去促不及錄上詩稿數首呈  
覽

與王遵巖叅政



明公文章蓋海內其心竊嚮慕願爲執鞭久矣顧以俗緣未了不能徒步相從于山水間挹清光而聽高論蓋側身東望而興悲者亦久矣因思某生平無所長終當與草木鳥獸同腐然古之人亦有已不能以自見得其人而傳者則以生與文人同時偶有一技一能爲其所取因以寄其窮超物態之心胸而其人遂著名于後其無技能者或一時相值於山巔水涯之間觸其弄月嘯花之興沛然不可遏而發于其文則併載其名以傳不然雖生與之同時求而不與者多矣豈所謂附驥尾而名顯者亦有 遇不遇與某既無他長即遇明公又無可以動明公之意者獨以追陪杖屨撫景盤桓必有看明公高懷落筆之時乃未得一至其地而托姓焉是某之東望而興悲者也雖然羊叔子功業旣成恐其泯歿顧峴山而發嘆智者猶咲其不達僕乃欲托名于公文之內宜不足以動明公之一咲也荆川先生卜居之計倘定僕當從游于武夷因得執鞭門下則素願畢矣其足以動明公與否固非鄙陋之所敢覲也積誠已久素短于辭不足達意惟明公教之

與張鶴樓主事



一見傾懷別後凡三惠教知執事之有意於僕以僕為可與言矣執事有意於僕而僕乃懷不盡於執事則非報施之宜且不足以明直道相與之義故敢畢其鄙見焉大凡豪邁之氣在宇宙間不可少在人身上則不可多宇宙人身豈是兩物緣此氣在宇宙則任其放曠無害在人身則便要收斂管束歸為已用不然則非用氣乃為氣用也用氣則愈放開愈覺其少為氣用則愈斂束愈覺其多彼其憤世嫉邪明目張膽為天下直寃伸枉宇宙間若少此一着則皆至不恤害來莫救委靡柔弱成甚世界此氣之所以不可少也然君子之用是氣者有道外則柔順其色詞內則反修其德行所謂柔順其色詞者知其進說之難而因人變化以求濟其事也所謂反修其德行者未暇計人之聽否而反躬自悼思所以為動人之本也今觀執事諸書明白痛快而未能喻諸人者無乃於前之二說猶未盡歟昔者屈大夫賈長沙忠誠貫日不可謂無動人之本也祇以孤憤激發見於色詞者不能無過是以徒損於身無益於事語曰惟善人能受盡言世之善人常少是以盡言得罪者宜乎其多也嗚呼盡言之難雖以屈賈猶不過如此况乎



動人之本未能如屈賈而欲以直言於世則不能喻諸人者何足怪哉此則爲氣用而不能用氣者之過也僕之所欲盡於執事者如斯而已然僕戒執事以盡言而僕之言更有甚者以僕之所遇者執事也執事之才自是不凡鄙見以爲豪傑而不聖賢故畧陳其愚以少助萬一執事倘以僕爲誕則請坐僕三沐而三薰之幸甚

與王龍溪郎中

道駕一臨興起者衆况區區素承教愛雖至頑愚能不爲之感激哉顧未脫中人以下之舊而頓聞性與天道之說卒難承當來諭謂思慮未起不與已起相對僕謂如此立言則太玄遠不免影響之疑中庸言發而中節即不言不發也但吾人戒懼之功於未發時尤爲緊要若待其發則力倍功少火之燎原水之濫觴求其中節何可得哉堯夫云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喫緊學者用功處也由是而發則一念一事無非天理雖曰已發其實未發然而畢竟發矣則亦何害其爲已發而不與未發相對哉吾人思慮自朝至暮從昏達旦何嘗有一息之停求其一念不起能有幾時既未有不超之時則已燎原矣已濫



觴矣當此之際則將聽其勢之所往而莫之止乎抑使之返於未發之初而百念遽不生乎由前之言是揚波而助燄也由後之言是盲者皆離婁而聾者皆師曠也故吾人之學必自求其各受病處日加點檢如痛癢之切身不去不已盧扁之手必因其病之所在而針之灸之藥之石之是以受病者冷暖自知而善醫者多起死回生也此則實犯手做無一點遮飾於其間今以下學鈍根而即待之以上乘利器是猶指盲者以日月之明聾者以鈞天之樂也故人皆懸空妄想捕風捉影其得其失無從而知卒之修身應事無一得力人欲橫行天理充塞如蹈火坑如墜深淵無置身處而况望其出頭哉區區尚有此懼不敢懷不盡於長者翁稟上品資質自天泉證道五六年來從事聖學益進益熟當必有破的者在樗生不敏何足以發之

二與王龍溪郎中

龍川兄至得接手教規所不及實爲至幸生向所言蓋恐落於虛見者對塔說輪而無實地工夫入於言語者徒事筌蹄而少躬行得力處如此則縱然叅到奧妙亦非爲己有也有懷耿耿何時得一重扣玄壇



以破蒙者之惑乎適得北遷之報聊奉此爲別便中  
不惜勤示望之

與張內山學憲

十年慕公衆中一會竟未及一語別來不又又過却  
一番春色人生見面本爲不偶幸與公同宦楚地而  
湖湘隔絕沅芷澧蘭翻動懷人之感見住沅州攷其  
志書正是古夜郎地自陪軍門外獨坐空齋無一交  
接眼前境界變幻不窮或時都無一物似覺澄爽或  
時百念齊來頗費打掃見逋賦逃民文移滿案則思  
百姓疲困何術可愈至誦李太白流夜郎之作則又  
有羈人遷客返其故鄉之想如此等類東城西生如  
老狐改頭換面不自知覺不知古人收功一源工夫  
何似便中不惜各教榮遷倘遲數月莫須還一出否  
不知文旆何向新巡初到弟於五六月間當至省相  
見暑月驅馳殊非鄙性俟至秋間恐又別巡公其爲  
我等之草草奉候伏惟台照

與照姪

汝父棄世吾聞之傷悼死者人之常但未得遐壽爲  
歎耳若汝能自成立大兄是爲不死如欲成立必要  
學好要學好必親好人則所言皆好言所事皆好事



安得不日進於好乎忠厚質朴之風存則人始或輕  
我終必重之浮邪巧詐之習熾則人外或畏我內必  
惡之是二等人一則或受人侮一則要去侮人受人  
侮者世之所謂無用者也而不知吃得此虧則將受  
益於無窮侮人者彼自以爲有用者也而不知占得  
些便宜則將折算於子女吾言倘不謬汝當知所從  
事可也讀書一節尤不可廢不但藉以取功名亦可  
以長聰明發善性心綱大舅吾所謂無用者也汝欲  
從師必親之敬之常以爲法所謂成立者莫先於此

與徐華原方伯

辱使者將命欲生再留此以盡湖山之興但昨與楊  
魏村窮日探討興似已盡吾爲湖山縱目湖山亦爲  
我點頭非但不容徃且不容言矣易所謂美之或知  
也况安能更招我哉雖然如生之疎拙無用衆方共  
逐不知兄何所爲而招之不已耶雖不赴兄之命不  
敢不感兄之厚也一笑西湖之勝僕輩閑人不得常  
住兄丈佳矣又常忙不閒此地與人不相值也雖然  
各人胸中自有一段西湖非閑忙境界可以分別則  
彼雲山之掩映花柳之明媚皆可付之無何有之鄉



矣俗眼以終日游湖爲得其趣者不知湖山肯以爲  
知己否耶辱使者送至嘉興謹此附謝餘情不盡

再與徐華原方伯

承來諭以紛沓之衝離索之久及功利汨沒爲病此  
可見內省切已故覺得工夫不密即此乃是工夫也  
竊意學問一念只在自已真切此念常常提起則心  
爲嚴師非爲離索出門如見太廟非有賓也不然則  
雖日坐如來講堂與已原不干涉是離索也於一切  
世故應酬中常存得本來面目何紛沓功名之足累  
乎僕五十無聞近來病症日深將有乞歸之舉然功  
名汨沒與不汨沒亦不在任止形迹上看此心能了  
則出而朝市皆了也此心不了則歸而山林皆不了  
也僕種種閒思慮有多少未了在爲此言以復執事  
幾乎其言之不怍矣何如何如

三與徐華原方伯

向來湖中之會接見丈及中方談論不無感慨正學  
不明人始於議論上着工夫今號稱同志中表表者  
俱墮世俗利欲坑內夫古來儒者之所謂義利乃辨  
之於念慮之微後源頭處用力至於市井沽利之事  
至粗至易曾何足掛之齒頰於此不免尚何以學問



爲哉而又何貴於議論哉承兄丈見教非兄丈之有  
定見而不落空言者何以及此佩服佩服辱惠愛向  
已因尊使奉謝舟人之便復佈區區伏乞若時珍重  
與朱希桂郡守  
某自去春罷歸田里即屏居深山後忽發風濕之病  
向來鬚髮之早衰白者禿落將盡蓋去死無幾矣自  
顧泡幻殘軀枉過一世終作一尋常無聞之人求爲  
鄉黨自好者而不可得遂閉關謝客經時不接一人  
倘苟延乎犬馬期少補於桑榆其於人間事杳如隔  
世至於是非毀譽非但不置於懷亦不入乎耳也近

再與楊州石鄉寺

伏惟兄丈以才德爲時望所歸漸進要路霖雨蒼生  
且不文矣某以衰朽之質蒙兄丈曲爲援引竟以機  
會不偶而阻可見升沉遲速各有分定於此勘破胸  
中當快然矣但嶺南之地非病軀所宜久處八九月  
間爲霧氣所中症入腠理倏而頭疼則目不能舉倏  
而胸脹則食不能下靜坐一室尚覺煩困况能低頭  
折腰且有簿書期會之勞其形而滑其精哉謹具  
疏陳乞備不惜一投手舉足之力使得早還鄉井即  
援焚拯溺不足爲喻也意真詞迫仰祈台鑒幸甚



三與楊朋石巡撫

久不奉會意此番必得面請教益不謂復成相左西  
寧行臺徒增惆悵楚中值採木分封之後又繼之以  
饑饉師旅民勞已極須得翁大手段爲之擘畫一以  
扶凋瘵於既困一以消變故於未形此翁素所蓄積  
而鄙人之所致望者也方今財力虛耗處處皆然惟  
目擊者更爲切心而當事者尤難下手必上下之人  
若同舟者之期於共濟乃克見成化之風未息  
於郡縣即一二有志操者猶任其血氣放逸之私而  
不出於紀綱法度之正以致政事失平人情未協此

事之難而上人督責者之費力也豈不可爲長太  
息乎南極缺乏獨湖廣稅欠爲多煩翁併一促之

與黃泰泉宮詹

公之爲人如鍾鼎古器今世所希其也嚮慕廿年僅  
得再接然而飲河滿腹自以稍能領畧公意所在竊  
敢自謂此非世人所能識也公也亦不鄙其賜之饒  
章公已久不作詩而獨不靳于某此亦非世人之所  
可待乎公者也古人當舉世之譽不足爲喜而得知  
已者一人則可以酬平生之志願何者賢人君子非  
可常有故舉世之譽不足多而一人之知不可少也



其自顧無他才能何足以備舉而受知于公然因公之言勉自樹立使不墮落則公之賜我豈可量哉持此以答公知則亦公之借譽之意也渡嶺而北台範日遠瞻戀不勝謹以書謝

答董潯陽宗伯

使者來承翁教示滿紙平生大要之精若見肺腑足知翁相愛之深相信之真也書中所云謂翁謙虛之心則可以弟舊所聞於翁頂天立地為大丈夫者則用說焉竊意精神志氣耿耿不磨人之所以自信與其所以信人者只在此一念真切之間此所謂定盤針也有此志氣有此真念寶珠在手百骸九竅猶非親也而况於在外之榮辱逆順幻身中之又幻者乎然則翁所處今昔之變在俗眼觀之誠為有異若翁之自視則惟一我弟之視翁則惟一潯翁耳於此稍異則差却定盤針矣其於俗眼何異哉盈虛消息天行也妍媸善惡生物之道也古人言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一不較弟以為物情應如是本無可較也翁涵養得力其必勘破此公案久矣聊述之以發翁之一笑弟以樗朽之才甘自廢棄蒙翁汲引躡致通顯但據非其分恐擊之者至矣翁其何以教我也平泉



以痰火之疾懇求去位蒙泉改北將行弟亦當避賢者路倘得歸家買舟詣宅聽翁高論一沃枯腸宿願酬矣他何冀哉尊作彷彿史遷閒中類次必已成集尚容求得一部以爲矜式千萬勿吝

再答董潯陽宗伯

使來承惠已覺光耀蓬戶及啓緘詞讀之則如太史公復出人間齟咳於我側恍乎斯人之與居也古來生無一長之人其姓名一見答於文士則必附其集以傳翁刻若出必載斯文弟將藉是以附驥尾不磨滅乎雖然名不磨滅可藉於人若夫胸中真實藏亘于古不磨滅者可藉於人乎文章也勲業也進退也存亡也此皆儒者所處之名自然寶藏如得則皆備道全美無一足以動其心矣來書所謂晁朔之徒即未得聖人之寶藏其所自持亦各有一部寶藏是故文章可也勲業可也進退存亡可也得晁朔之寶藏猶尚如是况得聖人之寶藏乎吾輩終日營營正爲未有此好田地受用耳若鞞柄在手則或處或出或存或亡何往而不利哉來論肝膈之言非翁愛弟之至望弟之深何以得此敢不佩服乎弟樗櫟朽材駑駘下品老大無用鞭策不前罷廢二年閉門作活已



無意於人世矣不謂更塵仕版即欲固辭恐義有未  
合姑勉強就任諒不能久淹也歸時當扣關同了大  
事朝聞夕死心且寧矣來使行急據案草草書不達  
意惟翁恕之尊嫂之恙固爲切心然得寶藏之人亦  
自有打發處李耳不聞有老妻東方生則割肉以遺  
細君又若有戀戀者何也一笑尊賜不敢辭尚容差  
人奉謝也

與謝太東巡撫

敝處錢糧兌軍之弊起於倉場之廢各縣城外倉場  
原係周文襄公所設槩縣糧長聚在一處納戶亦只

在一處遂成街市赴者如歸其納糧日多十月半開  
倉至十二月半則完矣掌印管糧官每日午食晚封  
早開待正月間運軍一到就水次隨即開倉收錢糧  
易完而無弊自倉場之廢也縣開糧長入城且無堆  
放處所不肯即收小民將銀兩處上納糧長下處或  
賃民房或寄寺觀東零西散至正月間始收錢糧有  
無有司官于何查考一向因循殊非事體是以周觀  
翁議復蓋倉厥其費派於錢糧內取足其爲得計不  
知緣何又將此一項包補別項錢糧夫此一項者額  
外之派也別項錢糧者額內之數也百姓能完此二



項者良善之民也其併額內不完者奸頑之徒也今以良善之民納額外之征而包補奸頑之徒所欠額內之數是以完者愈完欠者愈欠而倉場之廢迄無復興之期亦可慨矣事關利弊不覺縷縷伏惟左右留意焉

與耿楚侗提學

數年企仰之懷向來一二會曾未足以盡鄙人請教之願別來數月因左右方考校而生係鄉人遂不敢問蓋非避嫌理當如此伏惟左右實心向道所以修業者即所以自修也誠能動物士之歸心亦既衆矣其尚有不合之論蓋出於不同志者之口大槩彼之所指以爲設教之小疵者正僕之所服於公者也此亦實心向道者之所宜有蓋向道不實則爲已之念不切爲已不切則已輕而物重不免醫東補西要人說好而自家主人翁失却本來面目矣此鄉愿之不可入道也僕之意則望公堅持此志念念接續惟以此心之誠或有未至益加致曲之力使此學術大明於世則魑魅魍魎之怪潛消屏伏於幽巖深谷之中矣鄙見如斯聊以贊助正人之萬一不知翁以爲然否



與徐蒙泉司徒

數月不通書問想念彌深向見南臺之陪時望方屬  
鍾陽之缺必借兄矣南糧匱乏弟與兄去歲憂之甚  
切故小疏欲與北運同爲一體不意

恩詔視同常賦於隆慶元年減免十分之五則五十  
二三萬之額將何抵補且以前年分或盡蠲免或又  
帶徵倉儲之所賴者幾何甚可慮也如聞北議尚有  
取南邊銀以補邊餉之說兄去歲每言南銀不可再  
動蓋南銀一去後再無餘積之時 留都重地將安  
仰哉兄在司農不知尚可多方一處而不及此否乎  
使中敢此私佈伏乞台照幸甚

辭留都戶部諸君送行文軸

今內外六卿藩臬諸司但遇陞遷必乞名人鉅工之  
文以送此古來仁者贈人以言之意未爲不可然其  
名同而其實則有大相反者古者贈人以言非勉以  
所當爲則規其所不及其心蓋恐恐然懼人之有過  
而與其同歸於善也故曰仁者也其告者盡其忠其  
聽者佩其教蓋有一言而終身行之不盡者不必其  
作爲文辭而書之於紙也其意之厚豈真爲觀美之  
具哉今也作爲文辭矣不必書之於紙也必用軸以



登之其用軸也始猶以絹繼乃以綾書以墨字付之  
裱工而識者猶惡其侈也今則織爲文綺塗金作書  
錦繡奪目如貴公子之鬪富然者計一軸之費奚止  
十金暴殄天物殊爲無謂且其求人文字兼筆者非  
美其政事則誦其功業諛之不至則受之者哂然其  
不悅也亦異乎古人之用心矣故世上以送行之作  
不曰此應酬文字則曰此了人情故事也相襲爲一  
種常套語雖繁衍無一裨於實用蓋與者受者安於  
習慣皆不自覺其非矣原其意不過曰此可懸之壁  
可以炫耀耳目爲鄉人榮也自鄙人觀之非惟不足  
以爲榮蓋可以爲笑矣故僕在外服時每遇陞遷必  
先以此辭諸僚友僚友諳僕之素輒爲罷舉間有不  
諒而舉之者僕亦不敢受也家有一堂高可六七尺  
即欲受大軸亦無可容處書生本分衣裳猶當布素  
况何以文綺錦繡置之無用之地以作崇哉幸諸君  
體悉此意無以見貶若不先言之則恐無及僕言矣  
而諸君不察僕必不受則其罪不在僕矣不腆之辭  
謹佈腹心惟諸君其圖之

答何吉陽司寇

吾文好學一念至老彌篤而所尤精明亦益以進其



嘿識淵微及善與人同之心尤得聖賢血脉豈弟淺見之所能窺其涯涘也弟自初接高論不能不津津欣動嗣後居山出山雖無定跡然自覺得此心神靈耿耿即紛靡波蕩中頗不爲搖亂但氣質怯弱驅策不前而又不得常侍於君子之側如吾丈者耳提而面命之是以迄於五十無聞甘爲天地間一朽物良可慨也吾人所志冷煖自知至於日用應物之跡有所畧而不論者只看此心之所發何如耳學未到時中處豈能一一無差即差矣而此心發時原無私意夾帶於其間亦何害其爲正哉來書之所論固可以辨者也况吾丈之心吾丈自信之而同志中亦自信之矣庸置喙於其所不必辨者乎虛見私心二弊極中學者隱微之病吾人皆逃此二種不過對然輪葛藤牽絆其誰能深造實際而一刀斫斷也非吾丈則固無可望者矣解官回聊爾附復

與吳昧山司寇

公之參性幾於無言公之應事幾於無心其所謂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與故生之取法公者語嘿動靜無非師也然竊疑無所住而生其心者心體本活有住則死無住則生生者活也當寂則



寂不住於寂當應則應不住於應然不可不應也公  
於當應時時或不應則無乃有住於寂之時乎禪家  
有云一絲不掛者其師且謂之俗漢吾輩試於此叅  
之公本欲無言而僕尚以言惱公是禪耶是俗耶一  
笑

答謝省菴大尹

恭惟足下明察物情周知政體強者有所斂而不肆  
弱者有所恃而不傾荆川先師嘗云凡作令者使小  
人人有一知縣在家乃為賢令足下豈其人之比  
可常得者也伏望更加學問使氣質沉着  
寧靜致遠之資則古之所謂國器者舍足下其誰與  
歸迂踈之談幸勿見罪屢承佳貺且禮數過常僕何  
敢當謹此附謝

與黃後山縣尹

賢侯之政已為盡善生之所欲告者為解頭偏累事  
也有田則有糧百姓奸頑不納而責糧長賠贖是業  
田者安享其利而糧長代之出也糧長侵欺不完而  
坐解頭追併是收糧者安享其資而解頭代之苦也  
然必須先責人戶納完糧長乃可責糧長納完解頭  
其追併人戶之法亦豈家至而戶到哉亦擇其尤者



重處一二則人知意向之所在輸納者爭先矣伏乞  
賢侯鑒納少寬解頭之罪其已賠過者尚可准狀稍  
稍爲之追補則人無偏累而賢侯公平正大之體益  
以傳播於人人矣語粗詞直恃侯之相知故也幸勿  
見罪

與林念堂巡撫

承惠翰教及徭甲二冊知翁之留意吾鄉小民愛之  
如子憂之如病此情此德當啣感於無窮矣僕生長  
江南未知利弊所在然承翁下問不敢虛也敬以鄙  
心所及爲翁陳之夫祿米倉糧比白米加耗水脚一  
少今年糧解爲撐夫船戶勒捐併至京上倉之費每  
石除本色外用銀二兩其苦極矣去歲大䟽題折色  
時元老力主張妄行戶部堂上欲折一半只被該司  
卽中執滯不通遂不能如意生初不思亦不知糧長  
如此之費妄謂舊法不可盡更後來洞悉利害力贊  
釐折行折已無及矣且如各衙門歷事監生俱係雇  
募白徒豈可以糧長膏血填此輩坐食之蠹又如巡  
按及各部屬出差帶去書吏或二十箇月或三十箇  
月四任時月支米一石則一家打去二三十石有之  
此獨不可與之折乎他如神樂觀欽天監教坊司皆



宜與折夫折而有虧於衆猶為恩然所出令鍾翁議  
每石折銀一兩一兩之銀糶太倉米一石三四斗固  
衆之所樂從也彼此兩利不知該司何所見而執之  
以為法乎生在太倉欲以此意再題因轉部而止承  
論民運造船或衆不樂從則乞將撐夫一處撐夫十  
年以前糧長每石只用雇募銀二三兩又辛苦銀六  
七錢不知何年過江吊打糧長今每名增至十三兩  
又一路神福不計其數與舊懸絕此須嚴行禁約伏  
乞左右拘提解過人役細加勸諭不得題行令有司  
當官募責寫合同及至過江復令所在官司稽察  
計其數者隨處申訴庶幾稍知禁戢不至日甚  
一日雖不遣船百姓之受惠亦多矣徭甲二冊酌議  
詳明人知遵守不得輕重編審但力差極重者如斗  
給單夫巡鹽弓兵之類衆有加增之望似亦相應蓋  
衆人均攤不使一家偏受重累亦為政公平之體也  
暑中不能詳述瑣瑣聒聞以翁存心於民故也希想  
再與林念堂巡撫  
去秋北趾承賜翰惠及到京後困於人事未及修候  
罪歎實多翁前後三大疏為地方慮又遠者至精至  
悉一時區畫遂為小民千百年之利此真經綸手也



敝省目下爲糧解害者只有糴白糧運船出于糧解  
自顧而船戶撐夫百端需索苦不可言即如去歲糧  
船四月發行至十一月纔到濟寧因此守凍二月間  
纔到通州其苦可知矣故鄙意欲民運船隻官爲督  
造如軍運之例使糧解自顧水夫而料價夫銀則取  
之原顧船之費初年似爲不足以糧長五年一轉通  
算則有餘矣惟翁取熟知民運利弊者計而行之庶  
幾其有瘳乎狂瞽之言未知可採與否但恐翁聲望  
日隆不乂膺內召則吾民無所恃耳便中謹此附陳  
與吏部四司諸君

和闈堂陛之別莫嚴於各分紀綱之張莫重於禮法  
故等威立而臣工奉之則上下安而民志定爲禁  
而設官司之則體統正而朝廷尊古人暮夜車聲  
遇者闕則止蓋有見於各分之不可干漢太子不下  
司馬門則公車令隨即劾奏此有司之能舉其職也  
某叨貳禮官與司國之典制及臣下之奉令違戾  
者本月初九日夜漏三鼓衆官陪祭  
文廟事畢而散各取便道歸寓生後四牌樓轉東入  
皇城脚邊行約數百步後有暖轎二乘追逼向前燈  
籠火把照如白日徑越本轎而去其後二人乘其所



乘之馬一挨擦本轎一突截本導而去生顧左右問  
謂誰曰此吏部司官某姓等也再行二三百步將近  
東華門又有暖轎四乘追逼向前燈火如二轎而人  
衆倍之生乃急趨下馬牌邊出轎步行只見後來四  
人安坐轎中徑挨僕身截過下馬牌而去其隸四人  
亦乘其所乘之馬截過下馬牌而去生顧左右問謂  
誰皆曰此吏部司官某姓等也時各大街官負固多  
其由東城邊者止是僕一起及所遇二起而已此外  
更無一轎一馬也前二轎行急僕望之不及方訝其  
疾甚及同後四轎過門不下轎乃詢知前二轎亦未  
下也前二轎由僕後突過是僕具負卸或不爲人所  
比數無足怪也後四轎同僕過門安坐不下是料僕  
雖稱禮官必不能舉其職亦無足怪也所惜者吏部  
爲百司倡率諸君子所讀何書而有此舉動乎不然  
闕門禁地法令昭然即愚夫愚婦皆知趨避所謂斯  
人千古不磨之心也豈以居倡率地讀聖賢書者反  
有不如不知何說也君子造次顛沛尚不違仁今有  
何急遽流離而作此狀哉甚可惜也僕既不能舉其  
職又不一言恐諸君以後仍蹈前轍陷有過之地則  
僕之罪將不得辭而貪昧隱忍一念有同於穿窬而



不自知矣僕才本樗朽性極怯懦然於外物頗輕視  
棄此官真若敝屣無一點皺眉顧惜意若諸君有取  
於余言舍非從是則鄙人不爲無助若因此含怒蓄  
忿以世俗之心爲心使僕得藉此以返初服固所願  
也爲彼爲此惟諸君子其圖之

答西亭中尉

梁臺相遇正值壯年被時期待何如也今復何如哉  
變途備歷老景侵尋天人之感日夜相代其化其不  
化俱不可知求之在我道德宵與既恍惚難窺文章  
鍛鍊又蹊徑可厭進無機線之裨退忘溝壑之止

者一無所據宇宙間之朽蠹則不肖其人也來書所  
云猶是故我不能不長顧而吁戲矣憶自別後居山  
林之日多其在仕途數年走貴陽走辰沅已而罷去  
去而復起迄無定跡雖承書札再投而酬答未及方  
用爲愧反辱左右先施華章寵賜光耀書几鄙人何  
以承之感謝感謝來論謂骨肉之戚此天地盈虛消  
息之理無足怪者至於鬱攸作祟外物一空於此回  
觀胸次中其空亦復如是則可與語屢空之學矣二  
經解刻之真有益於世人蓋自人之埋頭於宋說遂  
使以前諸儒見識盡作弁髦不知其實不可廢也遍



誦尊作非看古人書爛熟未易到此於此入悟則本  
來之面目見矣然大段着力不得也痴人勉次其無  
乃壽陵學步者與承受不覺縷縷華原書惠已領訖  
併報

與歸震川通判

凡物之生于天地間齒角翼足不得兼有是固造物  
者所忌然亦有鬼神爲之戲侮簸弄富于其名者或  
嗇於其位晦於生前者或顯於身後所謂莫爲莫致  
非嗇之晦之者所能容心也當兄丈魁南畿時文章  
一出海內傳誦即名儒鉅工皆爲避舍其視冠天下

登詞林可以一得竟遭一流落幾三十年  
已而僅存一第一方論者猶嗟其所遇之晚而所  
處之卑也一今復一抑如此且方今爲吏如兄丈之循  
良者幾人直人之視之爲麟鳳希世奇珍矣乃上之  
不得據要津次亦吝惜一即署何哉噫此正鬼神戲弄  
處也古云文章憎命達又云詩窮而後工身名富貴  
如齒角翼足不得兼而有也人生壽長者八十九十  
過此以後形銷跡滅與草木鳥獸同盡回視居要津  
者碌碌何在獨兄丈之名如魯靈光殿巍然在天壤  
間計彼較此得失孰爲多少兄丈其益自信務求與



天壤不朽者充養至足無少遺憾勿遽以造物戲弄者一毫動念可也蓋動於彼則不得精於此而况又有不能兩全者以主張之乎南溟爲兄文竭盡心力數月後必有以相處願且安心到任昔濂溪明道曾居簿職大賢之作用固自有法度區區鄙見伏惟高明鑒納幸甚

與徐見吾大尹

母鄉人至稱賢侯德政交相慶慰而解之感尤爲具切人言末世人情衰薄難動亦及今之爲政者正於抑富而扶貧生謂不若抑惡而扶善蓋富者非必爲而貧者非必善也牧民者橫一意於胸中所以彼此不得其平便非絜矩之道今之不着一物使貧富各得其所者非賢侯吾誰頌之此故邑數十年之所未見者也何幸何幸家眷來承賜夫船護送謹謝

答黃海南

承翰教佳什及所與玄卿書稿足見動心忍性之助不特文詞之煥發也向之戚然爲兄悲者今則勃然爲兄喜矣死生得喪聖賢皆看做常事世人欲惡之心勝是以看來太重試於我身未托胎時及既變滅後觀之果何有哉於此照破方可外死生齊得喪若



借在外一物把翫來壓倒他則物與我猶二恐未甚  
得力也雖然聖賢固不貪生亦不輕生若匹夫匹婦  
自經溝瀆決非聖賢所爲執事有味於屈子之文攷  
其離騷中精蘊屈子蓋聞道之士也彼所謂沉湘者  
余嘗疑其爲假托之辭如張良托一於魯而耳屈子  
而果沉湘豈能作離騷哉管仲將魯然以圖後功且  
不經於溝瀆曾謂世有至人如屈子者而蹈匹夫匹  
婦之小諒乎張良以生辟穀故尚其行止屈子以  
死沉湘故併滅其踪跡此皆古之至人善處其用處  
也來書有味於屈子之文不若反而求屈子之蘊屈  
子之蘊在離騷內曰一氣孔神曰虛以俟之所謂道  
可遇而不可傳者也而屈子遇之已造於實際矣則  
於聖賢齊死生一得喪之功已了然於胸中可以死  
則死可以生則生亦常事耳尚何以張皇錯愕爲哉  
執事如識得此意不必借外一物來壓一物自然無  
入不得作天地間一閒人不然便未可謂得力也嗟  
夫此豈易言哉未到此處則兄之發憤詩文把翫娛  
弄亦豈可遽少耶恃愛不覺縷縷尊事似宜少待不  
知高見以爲何如

與戚南塘摠兵



縉幕日夕前年遇於京師僅得識面聞之洪芳洲云  
執事甚有意於僕欲與談禪禪理非鄙人與知然世  
間萬事却少這一味不得即如戎馬倥傯之中安然  
不動視百萬貔貅如履無人之境乃可無敵古人對  
陣安閑如不欲戰者禪也矢石交下神色自若者禪  
也歛臂鷹手施佛前錢者禪也左右既深其理安得  
不以武事擅長而稱當世之名料哉僕也尋章句談  
詩書之懦夫然於柔弱剛強之際亦或不迷其辨此  
執事所以欲與之談也僕今方量力而退安心畝畝  
而執事為國家鎖鑰北門宣威萬里不知對茶之  
期此生更有緣否茲因幕下林萬選之便持書一別  
捉筆悵然

與洪芳洲司寇

弟自庚午秋回家收繩捲索謝客閉門不復知有世  
上事且地僻一隅車轍馬跡之所不到是以於兄處  
思雖鬱陶而無便一寄數字相訊常懷悵望而已去  
臆過丹陽姜鳳阿處領手書扇四柄比赴南京任又  
於林郎中處領手書扇四柄兩處雖無教啟然扇之  
多詩之工置之懷袖耿耿不滅其為教我多矣居家  
時頗聞兄有訟言未得其實今始聞其詳兄之所遭



可謂橫逆之甚此所謂人無所不至也於兄何損哉  
竊謂不得已而爲應兵須從容辨析勿甚動氣則彼  
之伎倆有盡而吾之從容者無窮當談笑而折之矣  
吾人一身在天地間儘有事幹豈宜疲敝精神與一  
橫逆妄人較長短耶弟素怯弱每於退一步處省氣  
力兄嘗謂我過於懦弟亦謂此等處不得不懦也倘  
有不然更望見教

### 與萬兩溪河道

不見翁面失記何年雖然羨牆蚤夜未嘗不神交也  
翁抱經濟大畧先師荆翁蓋心服之矣今當河渠之  
任任勸導江南民建百世之策繼先輩之績甚盛心也  
而江南之所困苦者莫甚於白糧一節且以御用  
六宮上方諸夏悉取足於五郡之民加以年來積弊  
日多耗費日廣民於是岌岌殆矣白糧之弊到京以  
後其費不可計解運艱難千態萬狀獨可視其顛  
沛流離而莫之省乎大疏之所言可謂曲盡而翁之  
所以籌之者亦已熟矣以此繼文襄亦非難事然愚  
竊以爲翁有文襄之才而非文襄之任有其心而非  
其時也文襄任爲巡撫手握出納之數可謂專矣任  
之二十餘年何如其久也今翁職非巡撫也旦夕且



奪之他往則勢非久矣凡建百世之功者非尸祝代  
庖人之事亦非旦夕可以責效者也人情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古來成大事者未有不蒙物議者也聞周  
文襄初欲立法江南民目爲周白地惟主於上者不  
爲搖惑故文襄得以成厥功耳造舟之議起於林念  
堂信僕之鄙見已嘗有行積之十餘年而不決者阻  
之者衆也僕所謂翁非其任非其時者以此愚又聞  
文襄每立一法必擇老人中之有心計者與之籌度  
豈亦肉食者不足與謀乎侯翁轉漕運日當再陳焉  
否則江南之民永無緣矣承清問曷敢勿罪

與耿楚侗寺丞

生病廢之餘去冬復出屢欲致書左右因循到今適  
領手教過院之劇承諭出處一節竊謂古人作用只  
是此心其一切世上名目皆是後世愛惜顧忌私意  
上起去苟從私意上起則雖做盡世上好名目皆是  
遮攔掩飾與夫彼之作偽者無異非真心也真心者  
世之是非人之好醜一切付之於無何有之鄉漆雕  
開之所謂未信者非信人也信已也明公向當紛紛  
時豈曾爲舉世毀詆之而動念則今之出亦不宜以  
人之面目爲行止也君臣之義無所可逃不敢不出



也明良際會簡書殷勤不忍不出也至於所謂自量無可出則是糾入世上名目豈爲明公之心哉若逆料後日之大用與否幹得何事與否以爲較量則亦成私意矣蓋任其見在之心而已鄙見如此公以爲何如唐堦蒙公造就已得上岸但元龍豪氣未除須俟其降伏小兒因病廢學近雖勉了三場未能得利承公記存感激感激劉莊襄公傳讀之醒眼謹此謝教

與陸平泉宗伯

向得三月十七書及聞翁出視部事爲慰吾人所處地步各有局面翁今日之局面與去年初出之局面判然不同矣今惟一意報國爲德爲民隨其所處一以康濟爲已任無使有一毫肥遯之思雜乎其間可也第衰庸無補本以南禮易稱量力而出不意近兼監務事有三難處非其據一難也老眼閱人十失六七二難也監生多納粟白下約束貴嚴而鄙性寬緩與政相反三難也坐此三難職務將廢所謂莫益之或擊之可虞也當道用才似顛其實來書亦以此舉爲宜此則愛弟之過也人豈不自知某自顧無一若人故平生作宦每吃些虧則心甚安如得些便宜則



戚戚然惶懼况於本分之外加以素非所望者乎  
思解此任援之於將墜使其於本分之中畧得舒展  
則薄望不能不一吐於左右也

與張太岳相公

伏惟門下之於某也忘其樗散之才而躋之於清要  
之地排衆應得者之望而重畀之以格外之官宰相  
用人宜如是矣惜某之非其人也某自少日膽氣柔  
弱一生畏蕙言詞寒寒舉動周張殊不成令噐近來  
腰足恒疾步履艱難人名事件隨記隨忘其于數日  
前所爲杳如隔世燕之脾胃作梗或時日食不佳至  
臨卧時不吐盡不止大非善症凡其所言如有一字  
敢欺於門下者是無人心也苟冒焉受職非惟無補  
於絲毫更恐所損之多矣某非過爲辭避以拂門下  
之意蓋以與其狼狽於後無以明門下薦士之效不  
若先事以實告于左右雖少違忤猶愈於敗也黔之  
驢無待其伎倆之窮東郭氏之馬力將疲顧操鞭箠  
者息之而已矣伏願門下愛護其短有以成全之感  
德不淺也

與李義河少司徒

向聞有此轉之說僕非其才已作一書與吳生達可



托公力止不謂書未達而旨已下生少承父師之訓  
雖有志於向學君臣之義亦寤寐不忘但其才為天  
所限譬諸噐焉胚胎一定便難擴充今以受五斗之  
噐而加之一石其將何所容耶僕雖見知明公然未  
及會面則僕之伎倆世未有如其醜拙者公不知也  
惟僕自知之公苟信僕為非妄人則僕之自知即公  
之知我也如以為虛語則僕也一妄人而已伏惟鑒  
僕之愚知其非妄也而力為祈免焉則不肖田野之  
餘年受公之賜不淺淺也草率干瀆無任仰望之至

答曹東村司馬

公自金陵回囊無長物而公怡然無一毫顧戀意此  
其中必有所以自得不為物欲所勝者存也適奉手  
教及傳習錄淺說乃窺公之底蘊有足以自恃者蓋  
雖未至於折衷精當然其胸中之了然不惑而自守  
之介然不阿則皆其見之所到非空為辯論者也自  
良知之說行而世之非信者相半其非者固不能得  
陽明之影響而其信者又豈足以觀其深哉不過隨  
人好醜而倡和之云耳公也乃以其所得質其所言  
句句推尋句句辭而辨之而皆出其獨見非有隨人  
好醜之態此豈世之學者可及哉然陽明振古豪傑



也其格物之說蓋本於明道定性之書所謂性無內外者也心即理也理即心也以知屬人心之靈以理屬天下之物則二本矣愚粗鄙無知嘗試驗人有讀萬卷書者其所存所行不合於理者何限而愚夫愚婦一字不識者往往多孝子弟弟以此見讀書以窮理無關於心也然則致知格物之不在外索也明矣且讀書博文亦何可廢但所主在心則心為本而物為末所主在物則物為重而心為輕千古聖賢學問只是為這一箇心容易走作故千方百計戒慎恐懼不敢少懈猶恐這個心不收而何暇馳逐於外以補助之哉公於此逐句推尋則愈分踈愈兀突句句是亦句句不是何者慮其外馳而不反也承長者垂教於二千里之外勤勤懇懇故敢畢其愚諒長者之不加責也到任之初人事倥傯不及致詳容嗣佈不一

答王敬所中丞

得手教捧誦之如接面談慰浣慰浣向蒙示格物之解覽三四過輒有未曉故仍舉定性書無物之說以析衷之程門弟子解格物為扞去外物即尊丈之所謂無欲也明道以性無內外則外物皆性也物無善惡但着一件物於胸中打攪則善念亦惡眼中金屑



雖實非佳故有內外兩忘之訓以破扞去外物之勞  
擾可謂度人以金針矣程子以內外合一為靜而子  
以無欲為真靜語意不無少偏雖欲避惡外物之名  
不可得矣且人安能以無欲哉自顏子之克己以至  
於無欲而好仁則不知仁之為我我之為仁求所謂  
欲而不可得何也若一入頭處便以無欲二字為言  
聖人所謂格物者奚其然恃愛敢畢其愚希更有以  
教之

### 三答董濤陽宗伯

陽明從祀事一時文學之臣無一人信嚮當道主張

亦不甚力若北方士夫則試之者為多故未得即如  
人意然終當不可已也弟壬申年出山時翁曾有長  
書教以進止之義弟佩之不忘古人以徒出而不能  
行道為慮若弟則無道可行但不能者宜止耳生無  
一長不過恬靜安分一節何濟於用不幸以此一節  
為衆所與浪得浮名而當事者雖知鄙人性氣見識  
與之不類無可取處誤以為衆之所與堅執不放弟  
入鈎餌吞吐不得看其勢必待黔驢伎倆窮日然後  
匍匐狼狽乃得歸耳不然則以多病之身行盡如馳  
而止乎辱知愛敢畢其衷希翁憐我有以教之



與江荆石漕運

謹啓燒磚一節坐派常州府一百二十萬此於運道十分緊急所在臣民宜殫竭財力蚤夜奔走以輸子來之義者也顧事有至難不可強者本府磚窰其大者皆出於無錫而宜興所出不過爲方寸之間而已蓋宜興多山土色黃而疏鹵無錫多地土色白而潤膩無錫磚戶俱係積貯家之資本而宜興特零零碎碎小戶借貸大家規些須小利以救朝夕耳往年坐派皇磚在無錫數倍於宜興夫豈有厚薄哉亦酌量其土宜人力而因之多寡也此番所派宜興獨多者止因將燒造瓦礫諸窰盡數報官頓增舊額民心慌張今始下而窰戶逃竄者已十之七八後來誤事責將誰設即使嚴刑重究亦復何益抑又見本縣丁尹憂懼之極集諸父老詢以長策皆言採石于山雖爲勞苦然較之燒磚猶稍易焉磚坯旣大必數月而乾方可入窰而宜土疏粗一入水則裂不能經久故用磚不如用石之爲堅此又爲公家長慮非直爲百姓已也聞蘇州已用石常州獨不可石乎若以係題過事例則磚石相半亦一方便法也抑又聞之政偏累則民不堪力旣衆則事易集今官給磚價殊少



名專責之空戶賤賦恐不勝其困故必須官處貼於  
聚縣量徵補之如其緩不濟事乞先查河夫等項銀  
一而動支此亦方便法也伏惟明公有仁民之心具  
經綸之手仰祈留神復坐派之磚額憂公私之匱乏  
俯採鄙言再為輿論多方設處期於允濟則 國家  
滋賴而海隅蒼生將載德於無窮矣

與丁存吾大尹

伏按中聞催舊馬價甚急人情驚駭莫知其由今年  
春戶部 題奉 詔旨凡嘉靖間錢糧一切蠲免即  
京邊十分緊急者皆貸况馬價乎夫宣

上德意以致之民有司事也彼河間府差官只催見  
年新者耳並未有舊逋之說今徵之亦無所歸侯存  
心牧愛偶有此誤其於人情事體所損不小而僕素  
辱知厚不敢不言伏乞不憚速改即放監者沛然若  
決江河可也今歲淺收米價又賤見年銀米僕尚慮  
之况又益之以舊欠乎倘府尊未悉併以相告幸甚  
與穆龍峯郡守

伏惟明公計圖一邑思為之處甚盛心也僕素暗於  
事體於今耄矣茫然無知但恐西鄉低甚即南門有  
大洋在上流而西鄉之漑自若也且南門去東溪不



半里許東溪者周迴數十里自北而至太湖則益汪洋浩濶四顧無際由此觀之則宜興之水患不在乎瀦之不廣而在乎流之不速也若南門開洋之說是為瀦之計而非為流之計也故老相傳邑舊有百瀦通湖今多湮塞茲欲水速去惟當於下流通湖處用功開導則水患庶幾可弭管見如此未敢以為然也惟明公念及地方親至劈畫施行幸甚

與林垠原巡江

竊聞興大役動大費非可嘗試漫為也必其事勢孔萬不得已而後用之蓋大費大役竭民財力朘民膏血不得已而後用民豈樂從哉今西沈築堤於地方無益甚非利害切身事也若以為避盜則大河小港皆盜枕上肉也而何有於一堤若以為遠風波之險則舊有裡河在且西溪風波雖間有暴作時而其深可篙可挽非若不測之江湖也故覆舟之患絕少愚故曰利害不切也前人於溪之南北皆浚裡河遠者離溪四五里近者一二里何者恐其太逼於溪則有浸啣潰決之患不可以長久也惟南裡河澗北地方隔溪只十餘丈見今崩潰決口數百步諺謂浪打川居人不能塞此裡河不可逼溪之驗也夫人豈能



與水爭地哉古人之見遠矣今欲於溪傍水中另築  
一堤挑土填河從何處下手縱算得成經一番風雨  
暴漲必且潰決無餘當斯時也廢之則前功盡棄修  
之則歲勞人力矣夫泚打川不能塞百步之決口而  
新堤其能歲歲修乎以敝邑之民為賦役所困又歲  
歲挑浚運河力既竭矣後加以不切之務皮之不  
存毛將安附欲其樂於趨事赴工豈人情哉自城外  
起至城塘橋隨灣逐轉幾三十六里以浚河常法約  
之每人分地二尺該用夫役四萬名而一人開河二  
尺挑深若干濶若干高若干始而運土終而築實計  
工不下六十日役四萬名夫每人六十日計工二千  
四萬而每人飯米食用每日三分已該銀七萬二千  
餘此其大畧也其諸木石器械之費不與焉方今庫  
藏空虛求一毫之可捐無有也分銀升粟皆取諸民  
捐必至加賦賦可擅加乎如此則雖萬不得已之事  
猶宜緩之而况於得已者乎雖千百年之利猶當已  
之而况隨築隨壞者乎以有限之人力而委諸巨壑  
真可惜也明公之意本以利民非以病民然此則利  
民者少而病民者多矣鄉里耆民塘長圩長人等皆  
皇皇焉無所控訴以僕之可達也僕不忍不為之一



言盛暑中恐煩起居不能躬詣謹以書致幸留神勿  
罪

### 答吳叔行門生

向者鄙言偶出於一時所見不謂叔行有取如此此  
可見叔行好善之誠心也葛藤牽絆不專在毀譽得  
喪放不下所致世間固有一意執已之是便要行去  
於人之言一切不管此豈毀譽得喪盡能放下者哉  
蓋世上自有一種粗心大膽的人有一種小心畏慎  
的人此二種皆是氣質上原帶得來既曰氣質則與  
形俱形爲所拘固從小至壯至老原只是這箇人此

先儒

之說於學者極爲親切變化氣質非

一工夫聖門弟子終身拈弄只爲這一些變

化不

一宿覺言下悟者特意見耳以爲氣質

無是理也吾輩稟受原是小心畏慎的人

長慎中生出許多葛藤若不在此處勘破而

着力變化則未見有進步處蓋於毀譽得失

不干涉也吾人參天地爲三才便要許多擔當負

荷且看葛藤畏慎之人何事可做便充得已志不過

一鄉黨自好之徒非吾輩之所宜自待者也叔行試



思之更有以教我幸甚

再答吳叔行

向得叔行書有從本生所後之說吾意以爲家事有難處者故答云擇其是者委曲以處之云耳今復云宜重所後者亦不明言其所重云何而湯用修遂以爲三問而不答及問小兒輩始知其在於稱呼之間蓋稱呼之正不正而情義之聯屬與不聯屬從之矣爲人後一事古人所甚重爲人後者爲之子見於禮經儒先者亦詳且悉矣今吾子既已爲伯父母之後則伯父母即父母也伯父者所生父之兄也所生之父之兄與所生之父同一父也父子天合也兄弟之子爲子以人續天也本乎一祖一氣亦天合也縱使疎遠之宗推而上之同是一祖則可爲後既爲之後焉得不尊事之爲父母乎所尊事者非他人也本乎一祖一氣者也世上人只爲不知此義心高氣硬做來崛彊多與所後之父母不得即此心高氣硬崛彊一病以事父母使不能下氣怡色就養無方此世之所以無孝子也學者消磨粗氣降得此下則五品遜百順集而犯上者鮮况於所後之父母本乎一祖一氣者焉得不父母之而誠心以事之哉誠心以事之



而情義兼盡其可。不肯於禮經德先之明訓矣。至於本生父母從小稱慣禮經。儒先固有沒其名之說。要在使吾子之心之安而已。拈筆不覺縷縷希心。照不一。

三答吳叔行

五令叔來承書。惠遠將謝謝。聞尊翁得貢。喜慰不勝。三月中想北轅矣。來書所云。非吾子著脚做工夫。惡能親見克己之難。如此大槩。吾人年長一日。志氣日衰。一日而聲利嗜好。不知不覺漸漸埋入頭來。不怕自負家傑。俱出此套子。不得此。其所以為難也。為今

之機械變詐。自以為能者。不過心勞日拙耳。執此以應物。州里行乎哉。差之身。釐謬以千里。差之石。之。有斧曝之獻。潦倒至此。不知叔行以為然否。

答路伯際門生

問學於政事紛錯之際。而能伸繹閑忙之說。切中肯綮。善哉善哉。蓋閒字在心而不在景。心苟閒矣。則所遇無忙景。不然即閉門獨坐之時。生東滅西。蓋不勝其勞擾矣。世人不識。而曰偷閒閒。可偷乎。故擊壤翁云。天教閒去。豈徒然。若能閒。則無事不從容矣。來書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是也。樗散近日耳聾鼻塞。背



駝腰軟龍鍾之甚死生亦忙矣獨恨平生無閒處工  
夫可盤桓耳楚地民貧執事蒞之誠為難處然但自  
盡其求牧與芻之心而已其柰之何鄙人寡合以潘  
子敬為友今以物故益覺寂寞近作數首聊見老懷  
併上以博一笑蒙遠惠竹器恐為我挂懷甚是不安  
以後書問往來不必有所將也至祝至祝

荅錢時泰明生

舍姪來得時泰書甚慰心中脫灑固學之效驗然有  
意於求則落在光景上全不濟事脫灑二字正對粘  
帶言吾人此心只被利欲根子埋沒了如在火坑中

一、...能得其要領...  
...公以百姓舊困於重賦...  
...當道輒報可公與其數...  
...公以知印...  
...公不出晚年...  
...諸孫庭下...  
...山本白首不...  
...地理星曆陰陽...  
...而卻之性...  
...終甚善至日...  
...命...  
...安...  
...嗚呼公不



惟能介壽考其不亂於死生之際何如即公名衷字  
士元享年八十有一配西墟吳氏結髮耆老其死也  
先公三月思仁等卜以其月日葬公于煙山祖壠吳  
孺人合焉銘曰生不混于衆人處德能以待盡豈山  
川佳氣之所鍾抑先代之源流而流長耶

邑庠生惟賢吳君墓誌銘

君諱倅字惟賢邑西後善鄉人姓吳氏思漁翁其父  
也翁家故薄于產世資稼穡爲生第力田克嗣先業  
然翁之居鄉意以非能自振拔則必落人後由是稍  
尚豪俠遇事不讓爲鄉曲所推數非德昔日農家伍  
也蓋自翁之七世祖徙居後善至翁之身則既變矣  
君爲人負氣岸意豪甚少侍翁綜理厥家爲治生事  
時雖見頭角思漁翁以爲能子也既而絕乃曰是足  
以起家矣乎始知文章可以學得功名可以積致指  
取君之里居隣於李氏李氏者邑文獻故家也君與  
其群後昆弟游或師或友志堅氣奮踰年遂以舉業  
有聞充邑庠弟子員未幾試優餼廩蓋自思漁翁至  
君之身則又變矣君復以文章可以起家學然後足  
以治身深愧少年爾莽粗心浮氣未能消除終必摧  
折聞荆川先生講學牛塘遂往從之遊於是心降氣



伏益棄故習尚和易其於人有不平雖不能不見于  
顏色即自知悔旋不復較蓋君之志氣至是始知所  
用而自君之始以至於終則又變矣然君之少也後  
思漁翁治生而翁心喜其長也學爲文章而思漁翁  
則又喜其既也翁性峭直君濟之以和易而翁心益  
又喜君之善變以悅其親如是君博厚朴實言笑  
其爲時文意之所到必搜剔腸腹不作時俗剽竊語  
有五弟一子皆請于思漁翁教之業儒者三試應天  
不偶嘉靖丙申秋復將就試疾作以是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卒嗚呼以君之氣槩德能後師進學使其見  
於時而澤已被於弟子其道也未之有聞而其志已  
卓犖如此嗚呼形骸幻質耶死而不亡者志耶占之  
於夢者非耶

耕隱王處士暨配萬孺人墓誌銘

公諱雍字宗和號耕隱父謙號朴菴孺人姓萬氏余  
祖慎菴翁之女余父古齋翁之姊而余之姑也慎菴  
翁素善吳味菜封君朴菴亦雅與之相得兩人因吳  
氏交好遂約爲婚姻孺人因此得婦耕隱耕隱公之  
爲人煦煦然有餘於仁者也人犯之一不與校凡有  
求者無不應之嘗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由是號稱



長者孺人復黽勉匍匐惟恐一失意於門族鄉黨間  
公之所敬孺人亦敬之公之所愛孺人亦愛之而孺  
人之所敬所愛者公亦用情致厚當公怒時孺人在  
傍嘿然孺人有所不足公在傍嘿然彼此未嘗值其  
怒時抵觸詬詈由是夫婦相對白首無間言朴菴翁  
以勤儉起家公姓酷類翁而積貯益厚差役重者交  
至朴菴翁且老矣而公弟陶軒君尚幼乃獨以身任  
之公家離城二十里公性至孝不忍一日不見其父  
母率以日中了公事夜歸定省戴星往返不辭寒暑  
每入市得時新異品輒買以供甘旨孺人始歸王時  
常卧病幾死者屢矣舅姑患之爲致醫治百方孺人  
事奉之禮不廢疾少間即問膳問寢且說曰吾病瘳  
矣恐貽大人憂也越三年而病愈則躬代其姑理內  
政凡燕享祭祀一不使知之是孺人之事舅姑即公  
之所以事父母者也公待弟陶軒君友愛真切每定  
省後必兄弟相坐款語歌詩飲酒夜分乃就寢內而  
錢穀出入陶軒君司之公一不問外而官府支應公  
司之陶軒君不知也然而兩人竟未有私一錢尺帛  
者陶軒君卒公撫養諸姪如子比其分析盡以祖宅  
付之而別構一室以予已子公教子華及姪華時時



以親賢師傅爲訓若余父與後齊潘先生爲二子師  
皆公命也卒之華爲庠生而華乃以脩行尚志爲郡  
大儒華者即陶軒君子也公心可以不朽矣孺人與  
其妯夏相處六十年非徒外爲強合雖床第閨闈之  
間絕無後言忿意體恤間遺垂老不衰其待諸姪兒  
女撫之諸姪亦事之如母蓋孺人之處妯娌諸姪即  
公之所以處兄弟諸姪者也公有側室蔣氏生子華  
人遇蔣恩意甚篤托司鎖鑰如手足然待華過於  
之謂其子準華曰是若父所愛者不可忘也孺  
於夫子如是孺人性絕孝其於父母兄弟姊  
妹朝夕念之不置公惟孺人所爲罔有少拂自奉養  
舅姑外即以遺父母母家有事藉其力居多凡遇婚  
喪不待兄弟往告而公及孺人已遣人舟至矣長姊  
邵節婦早寡其鄉居近孺人第每節婦至鄉凡米蔬  
醢醬之類孺人亦不待其言而畢給之公聞之輒喜  
蓋公與孺人同心同德凡公之所爲皆孺人所欲爲  
或公意不及則孺人已先爲之而公竟以爲助我也  
公早享豐足後乃散於差徭日就空乏兩人於是節  
衣縮口閉門自守追思曩時怡然不怨其亦幾於善  
處貧富者與父之公卒卒數年而孺人病吾父古齊



翁及吾叔爲菴翁日往月視稍調給之吾父吾叔同胞手足鐘愛素深初非以報向日所藉其力者也丙午之夏吾父病亟已不省人事時孺人廢目卧床又不能起扶病來視執手一訣傍人猶爲酸楚無不泣下而况爲之子者哉嗚呼是可痛矣吾父卒九歲至甲寅八月而孺人卒其去公卒之年已十六載矣公之卒也尚未有銘其子準萃等以合葬墓銘命余余感先君之恩及公孺人之不可無傳也於是誌之然自愧不文無以發其萬一云爾銘曰其生也同德其葬也同室其亡也有後先而其傳也則均攷之于石

南陽府通判從叔父容齋萬翁墓誌

翁諱清字弘濟別號容齋余從叔父也翁之卒也其子余從兄柝命余誌其墓翁姓萬氏萬氏之先有勝者國初自鳳陽避亂徙宜興生翁生良良生

方方生鍾鍾號谿于側授指揮會事以少子文林郎

承襲司指揮淮遺恩與教訓如其官墓萬氏對孺

人雖爲翁父母猶勿本自墓前用墓平公亦本之奇

也翁冠游邑庠未滿入太學乃竟自振轉稍有聞年

三十八始任理學未幾六年遷州判又五年遷嵩明

州同知又五年遷廣德府判未幾任下歸于公憂



起復改判南...以側造且起官...世之出是階  
賢者苟且依違猶恐不當上下...性樸直不隨人  
適與下人言言已志與...司僚友言言已志以翁  
所為宜優處于世者然每...其所自樹立者  
使然其在瑞安嘗承委...其常覬由是  
以廉著名值令缺翁視...以親制翁一  
處以正不避謗怨...張  
公謂知其狀事得釋...公至姦  
人復朋謀陷翁端...翁  
以故每遭謗反得...軍缺

無...翁首議...  
...司...  
...表官許...  
...胡公...  
...內別...  
...翁...  
...加...  
...乃...  
...鋪陳名色科派小民翁...  
...其...  
...之...



公知之檄回原任始得免土官之禍其在南雄推太  
平務稅撫扼嶺南津要司稅者一輕重其手立致羨  
餘不費翁于常額外悉減以惠商計歲課尚處則凡  
備紳之過者盡蠲之居南雄一年慨然有尊鱸之思  
即投牒撫按撫按素諳其廉能堅執不許而翁意竟  
不可回乃聽焉仍移文原籍以禮優待鄉行士民感  
念設供帳祖餞郊外者若干人夫完名古今所難我  
萬氏官郡佐者兩人皆以致歸九江推官與翁是  
也始九江以歲貢乞身強健人物為鄉邦推重今翁  
以例達到處有聲亦以壯年引去踪跡與九江同而  
其所處豈有難于九江者矣翁性純惡家居最不辨  
吏胥輩嘗以白于有司者其數次平生輕財重義  
兄弟三人皆早卒翁撫諸姪已子姪概年幼遭  
劫傷之寧以子代監司事數載盡備左右之費  
得復其侍父側室之姪及諸姪之事皆有恩誼性  
好施予有人即出不索一錢一受必厚別於身不忘  
方疾亟時視索所遺者皆分給之求室中之藏了  
無所有自妹與甥并族人之貧者依者各授田有美  
尼捐若干畝翁遺氣盡施不遺而一息尚存行善不  
倦有如是者嗚呼善者其可傳也已○享年六十



七歲娶孔氏，女事年六十六歲，子一，即梅也。靖州  
吏目翁華之明，年而辰月日，  
卜以葬孔氏，今合葬云。

都察院右都御史齊山陳公，配楊淑人，墓誌

公諱儒，字懋學，姓陳氏。世出東南，其先有仕者，為又  
安衛百戶。仕之子曰，復宗，嘗宣，時父子並從

土師征黎氏有功，以所屬

皇帝嘉其忠義，賜第長安，授錦衣衛百戶。正統已

元，虜犯

關，復宗曰：事急矣！臣請以象戰，遂身先入賊中，流矢  
虜退，復以功進一級。陞本衛千戶。世襲。又詔其子  
孫世補京學弟子，負食廩。應科貢。復宗配唐氏，生二  
子。長曰廣，襲廕。次曰賢，入太學，充校職。仕至紀善。配  
田氏，是為公之考。妣復宗賢，以公貴，累贈刑部右侍  
郎。唐氏、田氏，贈淑人。公自少穎異，七歲時讀書，輒成  
誦。比長，博學能文，名冠諸生。為人剛方，嚴毅，不少姸  
媚。面目清癯，音吐洪亮，好禮法，以繩墨自檢，不失尺  
寸。其居官節儉，正直終始，不易其操。尤善鼓舞，其精  
力不以人所明暗而分，勤怠篤志，慕古，嘗從紀善公



宦游河南閉戶讀書至忘寢食題壁曰一室常闕養  
萬里飛騰之羽翮寸陰不放會百年著述之精神公  
時爲諸生而志已如是登嘉靖癸未進士歷戶曹知  
東昌府陞浙江副使改提督學校陞陝西右叅政按  
察使山東右左布政左遷宜君縣典史量移廬州府  
推官轉真定府同知陞湖廣僉事起復補山東陞南  
京尚寶司卿改光祿寺少卿陞太僕寺少卿南太常  
寺卿南戶部右侍郎改刑部推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巡撫淮揚公始以文著名呂涇野薛西原諸公亟加  
稱賞及筮仕乃得戶部人謂處公非宜公盡心職務  
國法雪民寔足矣寧能殺人耶獄成知縣罷  
黜誣者得釋詔復劉君官而御史以失法降補任  
今之爲兩司者惟御史之命是從其掌部寺者唯以  
御史之言進退兩司公不拘御史成集而當道以按  
察司言黜御史時論兩高之公嘗曰人如白賁一有  
點污更不可浣故司錢穀出入罔然不滓其爲山東  
布政無異於在東昌時積羨餘及贖金雜穀至數十  
萬石以備賑濟中丞曾石鑄公太服時值山東鄉試  
公爲提調官而葉御史監臨御史以錄文犯  
上怒逮獄併逮公咸勸公自辨公曰豈有同事而不



同其患者乎及對獄一無所言御史

廷杖公降雜職或報御史死矣公曰吾幸不諉罪御

史不然是伯仁由我而死也同事者聞之環拆公曰

公真丈夫矣公在戶部時少與

大禮被逮及是凡再逮憂患備嘗而志氣彌勵或謂

公平生大節終身無悔者堅志熟仁之助也公上書

乞終養當道素重公不許而繼母尹淑人以公戴罪

亟促就道甲辰夏抵宜君官舍疾作困窮拂抑中時

竟疑然思恍然而有得也乃作感遇軒以記其事又

陽明致良知之說與古精一知能之旨未合乃以

作求正錄此皆遷謫中之所獨得

也來者相踵總制張公延之講學不

遠一切謝絕公雖顛沛中而清操自

若也左郡尋復僉憲尹淑人卒公奔喪守

山東始引例乞居宜興宜興者古陽

東時曾買田陽羨而恩例從外入

在占籍撥給田產蠲免糧差至是公

一則資以養庶一則愛溪山之勝卜築將

公以尚寶轉光祿始至新居尋幽覽勝  
心之悅之曰此誠樂土吾所得過所聞矣徘徊久之



出入南北間公每當一職必思盡一職之責不  
所收所樹卓然光祿太僕時謂之閒地太常卿  
子監事時謂之借署公居之舉廢墜立教條勤  
心不少置南京糧儲舊有餘積比因司徒用詘  
表商額以益之而南計亦詘公提督其事及署部篆  
心切隱憂若不能以終日者亟具疏建言利害督江  
浙湖三省藩臣監運上納復查汰冗食歲省數萬當  
公憂慮初人或謂其過不數年而叛軍以缺糧激變  
乃知公非過憂也甲寅秋虜入宣大殺總兵官岳懋  
天子震怒詔逮前任巡撫命吏部舉侍郎一員賑卹  
及事在刑部廷推兼會都水行公至邊宣布  
散軍糧清屯田理逋負勸官造務肅然  
凡六閱月後命稱旨陳安邊十事悉見施行  
上欲賞銀幣以酬其勞乙卯夏奉敕起撫增運員  
警就道僭運如期復條陳漕政事宜無不切當是歲  
賊由通泰寇揚州揚州當運道之衝沿河舣艦衝  
尾相接又運司設城外益商輻輳居民數百萬賊尤  
悍澁公奏築城甯完而賊已至居民皆入城守禦糧運  
一歸併築城甯完而賊已至居民皆入城守禦糧運  
瓜洲城以免賊遂遁明年春公感病危急家人驚



惟公索筆書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復恐以病廢事  
召其子龍授以疏草乞休不允越三月少瘥後賊復  
寇揚州公聞報力疾前進檄召徐邵等處兵殺賊亟  
命併運司積稅入府庫寇至責犯運司環擊一無所  
得大詬城下而公所調兵亦集乃晝夜登陴督將士  
力戰前後斬獲數百級三獻戎捷於 克帥倭賊既  
退公病益甚累疏乞休 召回別用公又陳乞

天子勉留復叙其禦賊功賜銀幣丁巳春隨衆陳乞  
致仕乃避居西山杜門謝客絕口不道時事公惡  
殖之徒視財有若讐已積數十金便不能寢必散

盡乃已以故罷官後家益貧爲文告其先徙居陽羨  
就田資給以終曩志居陽羨足不入官府惟日與一  
二者老結社以詩酒倡酬而已昔賢多欲卜居陽羨  
公年六十來至公始來定宅清風完德邑人景仰殆所  
謂高水若濬而深者矣辛酉二月以疾卒  
公嘗曰何奪我公之速耶公性孝友九歲  
喪母人鞠養成立公竭力奉侍過於所生遭淑  
人喪千里徒跣哀毀切至伯兄偉蚤世撫其二孤勲  
功甚有恩勲功當襲廕傾囊以資之者再矣已第一  
區悉以授焉迄公貴更不能置一第也公歷任精明



以此自律亦以此律人至位鎮撫其屬之苟安者或不能堪公治自如其學一遵信朱子見有異說者輒加面斥嘗曰學者須立志靜坐隨處體驗乃為實學不宜自立門戶此亦可以觀公之大槩云公元配侯淑人早卒繼配楊淑人父諱舉恩榮官母鍾氏京師望族也淑人少時卜者云當貴已而果婦公始婦時公與伯仲同爨家口數百指淑人親操井臼妯娌間不一失色事尹太淑人尤執婦道撫前妻子與諸姪一如已子公所不足淑人輒脫簪珥以助之性尤儉約從公宦四十年首不飾金蕭然如布衣時其待減

為考一勳焉可謂賢矣先公一月而卒公與淑人亦皆老龍壽並隆子孫濟濟嗚呼古所謂不死者豈其人哉公生于弘治戊申公子一龍卜以癸亥月日交公于荆溪東山之陽從公志也公臨危戒一龍身後母得乞恩龍遵治命未有所請故贈謚尚缺焉公初病時嘗謂龍乞銘于唐荆川太史太史先公而歿龍謂余曰子唐太史門人也且先人之行子知之詳子宜銘乃以諫議吳公所為狀授余余按狀而銘之曰蹈險幾傾憂患而可驚而不可驚動心



忍性厲玉汝于成也家無餘貲廉吏而不可爲而可  
爲占籍給產河

天子之恩私也燕吳南北道里之睽違兮不亡者在  
魂氣無不之也生眷眷于陽羨死以爲歲名賢淑配  
山高而水長也

魯府紀善後齋潘先生墓誌銘

嘉靖庚申秋九月後齋先生卒親友奔走弔哭不能  
止下至街市童穉遠至隣邑莫不悲嘆余時宦辰爲  
位而哭既爲文以祭之是冬移官江右還家先生之  
子士閭等手其行實拜且泣曰吾先君辱與子之先

君交聞等又辱與子通家交好銘其屬之子矣余不  
得辭時以赴任期迫不及成明年余回自江右閭又  
繼卒其弟士容士啓子一復持王君世新狀請如約  
余因存歿感悼閣筆者父之癸亥冬先生之配史孺  
人復卒容等才促益急余銘始成歸成而余友不及  
見矣嗚呼傷哉先生諱松字惟喬世居遺宗有八世  
祖名原首以孝義被國旌典人號孝義潘氏傳至  
耕樂君碩生而娶王氏晚而得先生先生年十一而  
孤家復災於火遺貲燼焉先生一廢弟孱弱獨與寡  
母居舍甚然負氣豪邁初依姊氏同舍郎語稍



侵之遂拂衣去奮志績學晝夜不輟不數年曉暢經史十九游邑庠治尚書義首尾貫徹爲文直達已意有一日千里沛然決江河之勢而詞采煥然其師吳文肅公器之延致家塾復與石菴曹公先君古翁結爲道義交聲名大起每督學使者至必取其文若行以冠諸生先生踈眉目美鬚容止詳雅音吐清辨當其不言時和氣已具及聽其言如春風着物無不吹噓而心醉者其交先君也先君性嚴毅規規矩矩不少貶先生倜儻崇大節然亦無纖悉不中繩墨者先君見人過則面斥之先生多事優容故人憚先君之嚴而樂先生之易卒亦同登于善交戚中有不平事多質成於兩翁或官府不能決兩翁至則帖帖自息一時學校中翕然推重每上司至必視兩翁開口先生稟性恬澹絕無嗜好忠厚長者出於天成平生踈財視棄其餘如棄糠粃因已不好錢貨謂人皆然當其有時輒以予人及其缺乏復稱貸於人不悔也與人交不屑屑計較短長若有德於人人或忘之先生且不知彼之曾受我德寧善其德我耶或遇衆聚會後生小子誼譁箕踞於前先生不加譴訶其人不覺愧服謝過事母王極孝周旋委曲不失其權心母



病湯藥必親晝夜晚伏床前以此歷三十年而母忘其貧且寡也待弟粟友愛篤至尼廩脩之入多分與之粟亡棺衾葬地悉身任焉先生故不給年四十六始登鄉試再謁春官不第乃就任立縣學論三年陞新城尹尹有簿書之冗新城廢常孔遺性所不喜仍乞教得福州府九年滿考乞歸陞魯府紀善不赴初任丘人李相國爲其地擇師銓部以先生應選相國甚喜先生所養完粹諸儒生一見之已稱得師及聞其教先德行而後文藝後容有條則又大服其於貧見之禮一切不問察諸生之貧者指俸給之擇其**中有**聰明志操過人者則館穀之又爲延師啓誨賴**以**成就相繼登甲第者甚衆有司有事必咨訪而行府守招修郡志甚敬重之部使者薦美無虛日福州常入闈會省隸省者四學幾二千人先生設教大率無異於任立時而至誠動物到處感發乎化益衆侍御何古林按閩至以兄稱之不呼其官凡主司考校必命先生預定名次無不昭合人服其明而先生尤以精通經義受知當道外府百執事至省必期一見先生即少年進士罔不屈服由是諸監司馳檄交譽余近游仕途猶及遇兩學諸生及曾與先生識面者



中心感激讚嘆不置其盛德入人如此先生雖以不  
耐迎送辭新城尹然踈通明爽任事有餘其行政公  
廉愷悌百姓稱爲佛爺有富民犯法當死屢歲以賄  
免先生至知其不可賄也一訊而服此固忠信折獄  
之效而先生用世之材可槩見矣惜乎數竒道阨終  
於不顯當先生在任丘時上官交薦宜得善職乃坐  
迎送忤貴臣蹶其在福州時上官交薦望重資深復  
以時方貴奔競而蹶居官幾二十年所得俸錢隨手  
散盡歸田後貧窶如故親朋常滿室供需不足一笑  
晏如也襟懷磊落常有鳳凰千仞之志不以遭阨塞  
而有所貶損早年氣雄壯視甲第可以談笑坐取及  
舉於鄉仁強仕之後矣而不少衰怯仕爲儒官卑矣  
貌說夫人若朋輩也所謂常伸於萬物之上非與初  
荆川先生避地宜興獨與先君及先生游而各置兩  
一第於門下由是閭等益後事於學閭等遇事或  
小則山先生曰人言要做好人須吃虧一分吾謂吃  
虧乃得汝等有意學好猶不能受虧汝其識之  
此最爲名言而先生之底蘊亦可覩矣自致仕日與  
舊知遊遊散步於僧寺間一奕之餘手不釋卷晚年  
作詩尤有獨得之趣性不喜奢華而好整潔常掃一



焚香靜坐雖一几一硯亦必安置有法即疾病未  
嘗有蓬首垢面時也庚申春始得脾胃疾不思飲食  
笑謂諸子曰吾豈神仙辟穀者乎數月病益亟諸子  
悲泣先生曰吾即死何憾又曰人死必昏憤吾病已  
彌留而心中更明白何也嗚呼此非涵養有素者能  
如是耶史孺人篤於親誼更喜施予隣里姻戚有無  
共之无私作家計先生養贍寡婦終身及周貧鄰之  
孺人之助居多先生生于丙午孺人生于弘治  
巳酉俱享年七十有五子四銘曰寬厚冲澹蔚如春  
風鄙薄輒止火階家祿則方正大志氣不墜璧玉無  
瑕中韜厥粹所重者倫所輕者利銖銖兩兩笑謂其  
穢讀書談道理明見真掀髯音吐旁若無人情雖好  
整暱悅紛華焚香嘿坐天君爲家德高位卑至性罔  
移出仕廿載蓋棺無賞若先生者生則今而心則古  
暗與澄不滯而清不濁者與嗚呼九原不可作矣後  
來者誰嗣其遺躅者與

都察院經歷司都事石菴曹公墓誌銘

公諱珂字國用號石菴姓曹氏世居辛市村元至正  
間有顯三者徙琅玕里傳三世至友樵公生立立生  
詔號直齋娶黃氏是爲公之父母公祖父皆業儒弗



仕友樵公喜施予直齋翁繼之家計大窘公少勵志  
操不妄有所作為薪水不給乃始發憤讀書比游學  
校因貧常貸人館敷教授弟子日中了課業夜則燃  
膏繼晷無論寒暑率漏下三鼓乃寢所作四書經義  
稿既就不厭改友至輒出示之或袖往友家令摘其  
瑕友人諳其心必盡言以告公得其盡言則益喜喜  
則益改稿數易必歸於當以故一時朋輩中推公文  
為精而公亦自喜其文可入彀率矣未幾中正德已  
郊鄉試書經第二卷以經義一篇入式公鄉舉後益  
交長善救失無替厥初公面目倉癯外似枯槁中涵  
潤澤頭顱肩背挺挺然如鶴形松幹與人語合意則  
頹頥而咲不合則互相違覆耻作姍姍狀於外物聲  
漠然無所嗜好性喜儉惡奢見其子弟若故舊子  
弟服食器用畧近於侈輒厲聲訶之公既不事家人  
產業又不作無益之事惟諄諄課進子姪日日計功  
不輟若登乙卯鄉試子景暘登甲辰進士今按察使  
廷三賜培植訓誨出入與俱卒成令器蓋公昔有伯  
仲二子曾授一經既有成矣竟以讀書致瘵相繼夭  
歿公意有所懲故其待景暘輩誨之則冀其有立愛



之則恐其有傷心之所用難矣難矣公性至孝侍直  
齋翁疾衣不解帶居喪哀毀切至其後喪黃孺人年  
已五十矣一視喪父時無異初直齋翁服除黃孺人  
顧公曰吾衣食幾何但願汝無離我左右汝不見繆  
進士乎繆進士者金淵人會試中式終養家居者公  
承母意終母之身不應制朝夕在側旨甘滫瀡竭力  
營膳必致其懽劉氏姑蚤寡而貧公迎歸于家與黃  
孺人共食劉甚得所與仲弟封評事栢菴公珮季弟  
靜菴公琨極其友愛一飯必同疾則親調湯藥白首  
無纖毫間隙羅氏女適當直齋翁歿時尚幼直齋翁  
以其度出也而念之殷黃孺人以直齋翁歿後  
之公上順考妣心與厥配素物奉之尤備其  
於家庭類如此公在太學時嘗與諸生之門其  
後唐荆川先生至邑中公與之游向道之  
心老而彌篤其子姪每得一善處一會報而加警戒  
或勞書勉諭蓋不以官爵為榮而無所樹立  
厥家聲為慮故子姪識其意者皆卓然不為流  
俗人公久絕念軒冕嘉靖甲辰因按察使舉於鄉遂  
同赴春官時偶有按察使制公請選部陳乞選部見  
其強徒勸之仕繼又疑公有所激恐後悔強之再



思凡數次卒如初言乃為 願請授都察院經歷司  
都事職銜公歸益杜門為耕耨計凡宗族親黨有貧  
乏難存者量為調恤既無吝心亦無德色暇則與隣  
翁野老立談竟日處鄉曲之間是是非非據情剖析  
不以強弱有所趨避故多有不願之官而就公質成  
者公一言去之則兩得其所而返清津里當洮湖下  
流湖傍之田故額圩也年久吏書舞文為奸圩半更  
為坦邑中舊制凡遇水潦圩得免坦不得免故圩更  
為坦則病業者公且以扶白郡守王公王公核之信  
悉復原額抽山港當聖塔石春祖洮湖高數丈不得  
之途卑而通舟楫不滯而民得灌田之利鄉人德焉  
九難王侯少溟董侯輩重公行誼躬造其廬以上賓  
禮延請鄉飲公間一出後竟不往而有司常歲致上  
賓席不敢以他人先之公少年讀書有瘵疾然薄滋  
味忍嗜欲至壯而老精神完固非人所及蓋公雖不  
言吐納養生之術然伐性喪生之事一不蹈之是乃  
養生者也宜其逾耄望耄壽考不衰乙丑八月因  
黃孺人忌感慟得脾病手足微腫子景暘請召醫公  
不聽且曰吾見汝有子且生孫吾長笑去矣但所汝



卒做好人因自作挽詩曰有官無舍食無魚笑巖山  
林廿載餘八旬四去有真樂眼見曾孫愛粟梨又云  
生在春時死在秋陰陽二季順天休黃花滿道不  
去霜葉紅時歸古丘於此可見公素養精明故于  
手足之際看破死生不爲所亂了了如是死之日  
里老幼奔走哭之若喪其親者累日不置公享年八  
十有四景賜卜以隆慶二年其月日葬公於白石社  
坐之側與秦孺人同塋也余爲通家且受業公門下  
知之既真言爲不妄乃持按察使所爲之狀屬之銘  
銘曰川流决堤壘石者全嚴霜凋木松栢挺然一繫  
乎人一繫乎天公性天植修爲愈堅當公早歲風俗  
龐淳趨趨步步公也如人及公之暮末俗喪真礦金  
璞玉始見其珍身無華衣味無兼貴富賤貧處之  
如一義方嚴訓儀刑子姪保此儉勤守而弗失鐵石  
之剛松栢之茂造化所鍾伊其獨厚生也不虛死也  
不苟垂沒之言光照不朽

文林郎知新城縣事懷南湯君墓誌銘

士有負竒侗胸中磊隗澆之不平則疾聲叫號以  
鳴之無纖介避忌軟熟狀若懷南湯君者其明快剛  
果可想也君初名鄞字以山改名建衡字平仲由辛



卯舉人授建昌新城尹棄職歸卒君曾以狀托余友  
王君以誌托余故其子文壽輩持王君之狀來請如  
約嗚呼余何以誌君哉君之先由軍功起至父南園  
翁聘始業儒應舉九試不偶娶吳氏生二子長卯次  
即君也君少聰慧甫五歲就塾章句日誦數百言弱  
冠忿家業墮落憤曰吾父厄於塲屋吾不以是業  
樹立顯庸者非也晝夜誦讀至忘寢食未幾補弟  
于貞初習尚書辛卯歲時制重春秋君復改習春  
秋七月而得舉人服其敏君爲人孝友雖其素性剛  
直自遂至家庭柔順婉變更如懦夫事父母惟其所  
欲不忍傷比歿每遇服食所嗜樂者輒嗚咽泣涕其  
兄郭病亟時執君手訣曰以二孤累汝郭卒號痛嘔  
血既葬一夕夢郭謂曰吾墓土欲崩寤而慟旦日趨  
往視之果然其一氣感通者亦異甚矣郭室卒君保  
養二孤提攜訓誨妻分產恩踰已出二孤迄有成  
立故二孤之喪君一如其父鄉人稱之從弟有鄭者  
流落他境君力求之以歸其室家鄭後再破產君  
輒給之如初君仗義豪宕有所激焉以氣御之百折  
不挫對人談吐辨如懸河不問達官顯者必盡其言  
乃已君復好斌否人物面斥人過人改之即釋然或



議其性過於剛言過於直然明白洞達絕無睚眦隱  
伏之私里中有渠克常欺南園翁君誓必報厥後渠  
克死其妻慮君之報也以美產祈免君斥之曰克人  
死衆憤舒矣吾受其產不效尤乎遂謝絕之建昌之  
邑新城號凋敝異時爲令者苦於繁劇怯懦畏懼君  
才力有餘當機決事恢恢乎迎刃而解然爲政識大  
體不責瑣細節縮公費視百姓事若已家事休戚相  
關綱條畢舉民咸便之未幾閩廣寇竄發自庚申至  
壬戌三年之間盱汝境內處處皆盜其初犯新城也  
屯德勝關新城之民久不見兵革守備王址死焉君  
度勢不敵則整衣冠坐堂啖飯賊疑有伏引去君乃  
脩垣鑿塹周城覆屋教民戰守創爲千里勝火鈎鎗  
等利器又相城東要害處建環勝堂日居其中校武  
卒酉春賊犯城南門君令城上兵礮射六人殪復墜  
千里勝欲發賊始却是秋賊誘宜黃等處邊入邑境  
據樟村君以恩信拊循士卒夜遣人以砲石驚其營  
邑以無恐最後閩賊破建寧者謂知新城無援將掩  
我不備君謀知其情乃捐俸犒士士爲感泣時有建  
議請援兵者君却之俄而賊至攻小南門又攻南門  
君遣兵載火筏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君



豫令人密布鐵蒺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  
賊復趨城南平政橋張旗執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筈  
投之賊仆奪其旗城上鼓譟助之賊不得利乃宵遁  
諸處賊聞之悉遁君雖不習韜畧而臨機應變出其  
新意輒中窺窬有問君以不請兵之故君曰請之未  
必至不至則衆解體矣聞者乃服先是君以報寇公  
文不及申府守大嘆之構隙於巡按御史君已有去  
志及寇平具申乞歸巡撫栢泉胡公方薦君于朝  
不許君在告會巡按差官至君不出見差官疑君慢  
已不悅君去志乃決庫中有迎接  
景府及黃冊稅

銀君封識之一無所私即日就道百姓攀轅如失父  
母新之士夫思君前後功次作爲詩歌刻成一帙名  
制勝安民錄傳于世君素長于詩歸家杜門吟詠自  
適不半歲得胸膈疾漸至不治方君彌留時適江右  
撫臺因民之思移檄於原籍獎君有司奉行到門君  
張口而之鼓聲猶隱隱然在耳也嗚呼此可以瞑矣  
銘曰帝首其來乎未徵色而豪氣之談乎揚眉其注  
乎未發言而雄辨之具乎愴乎悅乎千萬人往乎功  
乎言乎不亡者存乎奇哉人乎孰傳其真乎其視諸  
狀而銘乎



仲父爲菴翁墓誌

翁諱善字克一姓萬氏先君古齋翁之弟而余小子  
士和之叔也萬氏之先徙自鳳陽實在國初其詳  
具先君傳中自始徙五傳而生先祖考贈禮部右侍  
郎慎菴府君先祖生三子長先君翁其仲也翁醇謹  
信實其必爲義而不爲不義蓋如騶虞之不殺乃其  
天性使然其見於外色溫氣和而器局嚴整事事皆  
以準則準則在我如陶冶鑄物胚胎一定確然不易  
如號最樂既而曰樂者功勳也善若非爲又安得樂  
改號爲菴鄉人皆稱爲菴先生少因痘患瞽一目  
業然酷嗜書史閉門誦讀日移晷忘食以故  
博通今古尤長於詩弱冠時病瘵羸甚父母憂其且  
不起翁離房室就外服藥吾父亦襄處於外卧起與  
同翁獨坐不寐曰我病父兄戚我我死若父兄何於  
是息也慮解耳目若不知有身在人世中者一日吾  
父也出翁獨坐一榻榻前有書燈燈下於地翁素  
愛惜物訖不顧吾父歸喜曰靜極若此何病不除基  
年病良愈翁雖不好外家丹經之說亦未聞老莊齊  
死生一得喪語然竟以此脫病者亦其性之所近也  
翁事厥考慎菴府君善爲承順比其歿與吾父同居



爨者垂三十年二人事祖母郭淑人養志養體無不  
備至季叔哲遺腹庶出也郭最鍾愛吾父以母氏之  
愛愛之翁亦愛之如吾父郭或以事怒其家人吾父  
踞請翁亦率子婦跣請郭見膝下踞者羅列輒解頰  
而笑是時鄉廬談孝友者必以吾廬爲首吾父在覺  
舍以德行推重交遊日衆戶外盈履其沽具一取辦  
於翁兩人相倚如左右手凡門外事若公府戶役應  
接賓客其大綱悉恣於吾父至於關肉米鹽薪米錢  
穀出納一切瑣碎用細務悉翁料理吾父不用也  
翁未嘗持一錢寸帛入私室吾父好古冠帶衣紫若

遵家禮翁樂從之罔有拂逆吾父好施翁助之施不  
厭邵氏姑以蚤歲孀居蕭氏姑以晚年孤寡皆依吾  
父與翁甚得其所兄弟間此倡彼和白首相對無間  
言即墳簞不足喻也兩人自少至老未嘗相離及吾  
父宦桐廬分教始有經年之別時吾父年五十有六  
翁齒少二歲輒命棹之任所覽錢塘之勝尋對床之  
約怡怡然忘其歸也翁爲詩不事雕琢而構意婉曲  
感物起興深得詩人風旨鄉人同時爲詩者無出其  
右先達中丞杭公學憲吳公深加器重學博宋君鴻  
李君陽葦相與倡和每嘆服焉最後荆川唐先生亦



許其能詩也唐公僑居宜興不妄交一人獨心敬翁  
數數過訪與之談良乂乃去嘉靖丙午吾父歿翁年  
益高德益積輿論益歸師生薦與鄉飲公不出丁未  
令長黃巖王侯鈐清廉忠直以培善類厚風俗爲首  
務高翁之行躬造其廬執禮甚恭翁乃爲一老與  
成賓主交時諸縣令不交布衣乂矣至是借見人傳  
以爲美談翁持身一依儉約人無老少待之必敬邈  
其幼壯及和兄弟舉進士後規規矩矩不失尺寸室  
中只一物必安置有法客至輒留飯或時召客一饋  
奠之微預儲夙戒必自經心親戚婚姻死喪吊問餽  
送之禮壽老不廢與人有一期會雖雨雪必踐之乃  
已晚年自算計日用之外絕口不遺世事惟與數耆  
舊結會數聚迭爲賓主禪寺水濱隨處所之會無雜  
人見無雜言乘輿而往輿盡而還無雜物外之適  
平生聞人隱過輒掩匿之終身不露一字非分之得  
一不妄動非義之與亦不妄施盡其所以自處者足  
乎已無待於外而其所以與人者惟求我之是而人  
之是非或計慮所不及以故不知者疑翁近於爲我  
而不知翁非爲我者也其古者孝弟力田自食其力  
之德與翁自六十分飲食散倍於常精神強健能作



編頭細書每朔望四時赴祠當拜跪如少年八旬左  
右時有瘴氣然不為害臨終時神氣清爽謂二子曰  
事少同汝伯父者脚做人而不能無遺憾汝輩其勉  
之翁視和事猶子教之成人其其寸進思與父並一  
旦棄我病不及藥死不及殮終身痛其何極耶慨  
自世道日漓人情日薄自和今所目擊四視吾父與  
翁時如鴻荒太古杳其可追願其幽人潛德既不忍  
朽而不彰若乞之他人毫髮失真又豈翁之心哉弟  
士立士宜以和當有述故為誌其大畧如此其粗疎  
不文不計也翁生於成化二十二年卒於隆慶三年

年八十有四娶王氏子五其四王出士龍士寧士  
完俱為士立士宜側室許出初吾父與翁卜先祖  
墳地堪輿家以得嶺為上遂用之及吾父卒嫌其地  
不稱遂別求他所而翁與王氏仍附葬於考妣之旁  
翁在數數至嶺或培植墓木或脩葺墳屋凡松栢  
卉石一關心如燭照數計未卒之一年和以  
東官軍恩累贈祖考妣翁喜甚曰吾不意老年猶及  
見此乃出貲召王樹羊馬如人制嗚呼歿而捐此翁  
神其永寧也哉



陝西苑馬少卿白溪周公暨配劉孺人墓誌銘  
公諱仕字君可號白溪姓周氏太子太保尚書兼敏  
公冢子也周之家于常自晉始國初徙氏實京師  
周於是徙金陵嘉靖初復居於常公天資篤實厚於  
委倫其貌樸而神定對人言語秩如也然皆由衷無  
少虛飾幼篤學志期遠大初從葉敏公洛都下繼入  
太學內受庭訓出則尋賢師友勤求啓益於是行日  
謹而爲文益進然敏高八試于兩歲弗遇也先是  
敏公例當得應公欲以讓其弟不果公之奮勵讀  
辛苦場屋意以已得舉尚可移應於弟又不果公  
曰天人不相值命也不得已就選銓曹授中府都事  
時葉敏公致仕里居蚤夜念之不置求便歸省日侍  
左右甚樂公兼敏公得脾胃疾即上疏乞養親襄敏  
公卒公哀毀執喪如禮服闋補前職則又念母吳太  
夫人在堂乞南宗人府以便就養吳太夫人疾公再  
請印馳還省視太夫人張目曰汝棄官歸來何孝也  
遂瞑公身繫于官而前後而喪視終視殮皆躬親無  
憾人謂孝感所致太夫人卒之年公已擢潯州太守  
未任及是補遷高州高州離廣省遼遠吏茲土者多  
不法自利公未入境則有以例餽路資於途者公峻



拒之及之官潔身縮費不受一錢供給而於利弊興  
革一一舉行如興學校脩城隍清獄囚弭盜賊考課  
爲嶺南最百姓愚者向化頑者消梗守六載政平治  
而廉靖無欲始終不渝高入頌之臺司獎薦無虛  
出公屢乞休撫按輒加慰留嘉靖甲子陞陝西苑馬  
少卿公復固請致仕銓部請公治高之蹟寢其奏仍  
從赴任公勉強就道在任三年諸所建置有裨馬政  
以驚陝人之懷如高人之懷公也隆慶初年  
太子登極公入賀事畢三疏懇辭當道知公意不  
可挽始聽其去而公欣欣然以返初年  
歸家謝

絕世務閉門嘿坐左右惟圖書而已雅好書法其行  
草尤入晉人妙處求者輒應忘其疲也公友愛天至  
與此弟賈藩司理君同處一室夜分各就寢鷄鳴輒  
一慮盥櫛動止食息無頃刻離司理君亦善事其兄  
恩意彌篤幾無公在時嘗欲以其產兩屬公跪請而  
止及公致政後家齒日繁勢不能合公子三人司理  
君子亦大欲析爲九分使兩家兄弟多寡適均既  
而已矣自如此是存形迹也乃平分之而稍割已分  
以蓋諸姪大槩與九分相彷彿而名則實矣而人  
劉氏大司空清惠公女性資溫潤清慎寡尤然有心



疾疾作則呻吟不絕聲公親調湯藥不以其痼疾而  
輟琴瑟之好如是十餘年艱於孕有孺人疾間則  
公納妾爲嗣息計語聞舅姑舅姑賢之因命公亟從  
其請公猶遲迴孺人請益堅襄敏公曰若不欲吾早  
見孫乎公乃娶副室張氏孺人視若姊妹逾年季諱  
生焉孺人撫之如己出也公夫婦相對白首無間  
慶幸未孺人勿疾公憂形于色因病疽孺人夏  
公病不可起乃五月十五日公以二十日卒  
卒嗟夫生而不可及也亦可美也公嘗  
作堂扁之曰有之其平生之行無一毫虧欠其所  
謂君子人也余雅重公故因季諱而銘之銘  
曰家也孝友吏也循良文韜其業其祥審殊貴  
介行踐典常一身之潔世德之光者塋先兆刻石永  
藏有美君子懷哉不忘

邑庠生菜貽吳君墓誌銘

吾友菜貽吳君之卒其兄玄圃君作狀授其子達聰  
達德乞銘于余余昔友君兄弟而偕游黌校也君年  
十六玄圃長君一年而余於玄圃又二年以長維時  
居同隣業同伍經同師耳目之所肄莫不在學童而  
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焉鄉黨前輩咸謂兩家有良子



弟然某貽君之稟尤爲純粹內無城府外貌坦夷或  
望其容或就其語但覺其和氣襲人如春風之煦煦  
又如美玉在璞不受雕琢而天然溫潤可掬也初君  
之父訥齋翁抱文學不售翁歿時君方十餘歲日誦  
千言翁喜曰天不我遇其昌於此乎君自是益奮於  
學而其母徐太孺人又爲之備延名師日課月試當  
是時君蚤夜汲汲惟恐其落人後也手抄默識積經  
書文字千百篇悉記憶之無遺漏然猶不以自足會  
唐荆川先生來宜設館君亟趨而受業焉益加鍛鍊  
出其所得其於科第可掇而取也然數奇每戰場屋  
中君顧安於命無幾微不平顏色隆慶改元君困  
之餘已息心進取而其子達聰乃以書經魁應天  
試君喜動鬚眉謂玄圃君曰弟負先人望今屢幾  
愆地下之靈乎君素不慕功名其所以喜者如此  
此兄孝思矣君平生謹於語履口不妄言足無跛  
此又過以君畧少可吝每一相見便指摘不已聽  
或不能堪而君虛懷納受不以爲咎余詳觀君外  
無可否然胸中城否若別黑白其可與爲善不可  
爲不善則確然有定非世俗所能移也性恬淡無



也嗜慾其於財利不較錙銖中年以後家產漸落縮  
節用僅支日給年未三十喪偶不再娶惟蓄一妾  
供徐太孺人之養君事母氏尤能順適其意徐太孺  
人甚鍾愛之至於處兄弟間友愛天至終其身無少  
逆忤晚歲喜唐人詩時吟咏而廢之以自適也大抵  
未貽君之為人即學道入室然循規蹈矩不由依  
假借鄉黨宗族朋友稱之無間言孔子所謂善人  
非耶君疾得脾胃症起於鬱結衆咸謂因達聰下  
官第所致豈其七情之觸偶爾感動又人之將亡  
腑骸竅必有先受其病者雖智者不能周防也不  
然君能漠然於其身而不能釋然於其子能委蛇於  
老而不能待子於壯年豈人情義者臨終時神氣  
定既謂宋李師中詩以教其子忠義且曰吾胸中  
反覺其快何也嗚呼君可謂不死矣君諱驥字惟超  
年五十三歲聰德將以壬申某月日葬君於九里  
之澗啓任孺人之壙合窆焉銘曰替其肉而連其  
目其目而豐其頤其氣也盎盎其咲也嘻嘻觸可  
忘之事曾不見其愠容發一言之重而色爲之紅胸  
憤懣而可疑者病以斯人而膺斯疾也命余作銘以  
像其平生兮蓋以示來者之可信



光澤丞蓉川李公墓誌

公諱桂字時馨號蓉川姓李氏吾母先淑人之同祖弟也於和爲舅氏公祖逸逸長子淮生先母四子濛號誠齋生公李氏之先相傳出宋忠定公後始徙于宜興者曰元祐自元祐至逸四世矣以故李氏在邑中爲著姓雖無顯者然邑人稱故家舊族必曰李氏初外祖兄弟同居吾母與舅無異同胞兄弟比吾母歸吾父門閉相對而舅少吾父十二歲從而受業則親密時時往來質經義說平生和重時猶歷歷睹公少質璞如良賈深藏不炫其實然潛心向學用志不分默識不忘出于聰明強記者遠甚言動進止皆有常度年十三喪母許孺人繼事蔣張二繼母克承子家計貧窶忍饑嗽苦益發憤讀書其後吾父游也質疑辨志長善救失篤信而嚴憚之不以卽舅之說也師生禮濟後齋先生者公中表兄弟也俗情之於師亦別舉以爲師公曰吾惟知道德之可尊耳知夫物犬之吠日乎卒退而就弟子列時吾父與先生之孺行檢倡道義於學校公獨北面此兩人可知矣公雖以得師自喜然更求朋友之勝已者朝夕切磋以故學識大進弱冠後以儒士應試



屋已而入邑庠餽廩公少哥吳氏而宗伯吳文肅  
公卓立聘爲塾師教規嚴整不以宦家子弟有  
損文肅公大加鑒賞自是巨室爭以得公  
幸而出於門下士者恂恂然有儒風矣公性誠慤  
其技目不識權術其專事舉業見奇文佳策論  
必手錄之筆畫楷細積成卷帙讀數百過卷角不磨  
摺常如新也舉業既成入成均館其師無不售  
其張文忠公嘗曰行有餘力則學之遂入  
彙循規蹈矩大司成以公所爲以勸勵諸  
生歷事畢復待 初於家數載值歲侵父母在堂  
供養缺乏公曰不爲祿仕非孝也

肅皇帝甲辰謁選部留 京師三年授海寧丞選貢  
作丞失職矣人爲惻惻公曰丞乎丞乎其負我乎吾  
得近地盡一日春足矣丁未六月迎誠齋翁及張孺  
人爲任餘錢雖薄然奉二親膳羞必致豐腆以適其  
意明年春誠齋翁自官舍還家踰月病作不起公奔  
喪歸又十月而張孺人亦歿公年已五十餘矣而居  
憂守禮一如壯歲服闋補任光澤居一歲與郡推作  
乞致仕不允受委解銀詣 闕畢事回籍不復之官  
公前後兩任未及滿考其在海寧治尚嚴官事悉



至於正巨商人命之獄清版圖歸併之征尤爲明  
其在光澤破巨奸擒宿盜地方賴以安靖而公竟  
此被謗嗚呼卑其官而不盡其用命也夫公歸田  
益慎交游深居簡出有司招致鄉飲多不赴時後  
亦致仕家居相與共邀耆舊數輩盤桓於山水間  
杯酒自娛一置世事不問公所治被較不多然手  
製作極其精美公晚年尤善諧謔遇會意處則諸老  
翕然開口一咲詎意三數年間向來耆舊凋零殆盡  
而公亦不可作矣公之感吾邑也公之卒於今  
年言科等道  
誅尊父之不獲已乃爲之誌而缺其銘公嘗有詩曰  
憂息懶知身外事消閑喜弄膝前孫觀此可以爲公  
之小傳矣

大中大夫南京太僕寺卿黃公墓誌銘

公諱正色字士尚號斗南其先世爲江右人本姓廖  
元末有廣寧者仕爲江陰縣令亂遂家江陰時訛  
廖爲黃故姓黃廣寧三傳而至公之祖曰萱始徙斗  
山萱生坤號東樓配周氏是爲公考妣公幼喪母穎  
異不群厥祖奇之豫占其必以讀書起家繼而習博  
士業能作驚人語爲邑庠生嘉靖戊子督學者取冠



多士中鄉試明年上春官第尹仁和未滿歲下繼母  
薛氏憂接丁東樓公憂起服除補香山復改南海公  
三爲令尹而其政若一大槩以誠信不欺爲大本以  
廉靖便民爲急務仁和者會省劇邑也訟者盈庭公  
立判數語決之遣去其遇盤錯則停筆沉思悉中肯  
綮百姓以爲神明香山南海人稱之亦復如是其去  
香山而即南海也香山人曰吾父母也何以奪之南  
海人曰此香山神明令也何幸得之蓋公之所存信  
及豚魚上下皆孚而其所至若陽春著物無不煦  
拂其能感動人心無怪也初公之選香山也實座主  
霍文敏公薦之至令南海霍公家在屬請霍氏書以  
爲公必庇已及公爲政正直無私霍氏有違者一  
繩之以法無少縱舍諸霍氏無以爲言霍氏已共貽  
書文敏冀激其怒文敏顧以公爲廉潔者曰公宜  
如是無違他恤於是公得以爲廉潔者民知自  
戢卒底於善公喜曰吾所以爲公矣邑有權貴人遊  
家者勢張甚人爭下之公獨持其法不與交遊  
民相戒曰舉主如廉潔貴人如勢張貴者不與交  
華其敢犯於有司乎在南海二年廉潔大行民共稱  
之巡按憲公書不盡公及廉潔者可見公



之不泯矣餘部拾遺某公為書而史實其  
部尚書兼增定使部二人方有應難所避  
忌而公言人之難言士之難言公巡上江  
值

重鑿皇太后梓宮前承天殿遺像送而侯崔元巨  
鮑忠禮壽溫仁和奉朝命新行公奏請責在道節  
顯貨不勝憤激抗疏劾之且曰臣耳目所睹者  
干其所不知可知也其平時使水又可知也  
世宗皇帝震怒將窮治其事請責人害而  
上梓宮反誣公於梓宮所乘馬釋扇遂遠

將捕之死霍文敏公力救竟得廷杖謫戍遼東瀋  
陽衛公欣然就道無羈旅窮愁之態其安命自得忠  
義所發往往見於歌詩既至遼惟以讀易為事遼東  
士子樂從之遊成就甚衆或勸公在邊歲久可暫乞  
差歸省公曰君命無可逃也居遼幾三十年

穆宗皇帝登極召用建言諸臣公從戎伍以原官  
擢大理丞進少卿楊家宰公同年也素知公將補以  
要職公固乞閒散遂陞南太僕卿甫十月引年乞致  
仕情辭懇切

上允其請歸家遂僑寓城南環堵蕭然觴咏自適過



往士夫求見者一切謝避時公叔子學海已舉進士  
官即署而其家澹泊如寒素是不謂甘節之亨哉余  
弱冠從荆川唐先生遊先生數舉公高風相砥礪故  
又慕其為人及公還朝而余官禮部始得識面觀  
其容貌聽其議論非今人也大喜得償所願惜乎不  
久即別而今則欲見公無由矣故因永州守華君之  
狀而誌其大節如此公生於弘治辛酉卒於萬曆丙  
子壽七十有六卒之日鄉人識與不識皆悲哀及入  
鄉賢鄉人皆曰宜其文疏詩賦有稿藏於家學禮等  
以其訃告於朝賜祭葬如例配蕭氏其封子四銘

曰

聖主怒臣從軍遼左戊三十春  
明詔下臣爲鄉自  
言老便乞身爲日星爲雷霆威與福皆  
天仁罰不  
怨賞不淫俯與仰無愧形考制行真先民範鄉國作  
典刑積善慶嗣則興垂不朽我勒銘

節婦吳母屠氏墓誌銘

吾邑也有節婦屠其姓歸吳門駙其夫丁丑進  
士今達可者其嗣子也駙之父曰儉太學生贈  
光祿署丞尚書文肅公同母弟也光祿公配徐孺人  
有六子駙生母蔣氏長而庶節婦父爵以輸粟授指



揮職術光祿公聞其女賢遂娶為駟妻室家相得舅  
姑宜之比光祿翁卒之二年駟病癱節婦盡心湯藥  
卒不治夫死誓不改節厥考憫之欲他適者數矣節  
婦至截髮以見志議遂寢駟無子節婦曰夫死未亡  
人何以生為顧其嗣未立誰主血食吳氏之鬼不其  
餒而吾必為之繼顧諸叔俱少其俟之久之叔玄圃  
萊貽各舉長子不得為人後及嘉靖辛丑玄圃公第  
二子生節婦欣然趨告徐太孺人曰三叔子有副矣  
請以嗣駟太孺人以為然嘉魚令曰母命也誰敢違  
其室杭孺人曰姑命也誰敢違併告於族長大叅願

山翁翁曰可哉其嗣遂定名正序順會謀協同謂非  
天意默相可乎即會稽令達可也幼而穎異總角而  
慕道義工文章節婦撫之掌珠莫喻且教以義方自  
少至長不怠於是學業有成聲名籍籍杭孺人嘗戲  
謂節婦曰吾生也姆胡有焉節婦曰天以兒屬我如  
何有焉二母俱奇其子故相貴重如此初吳氏富甲  
吾邑光祿公之季年有財鉅萬及公歿稍稍散失節  
婦所分產不厚而才獨優於作家奮然曰吾有兒無  
以遺之若何吾今知理財矣開其源者曰勤節其流  
者曰儉計內外減獲數十指召男僕某某輩曰某處



田若干地若干某某種若干畝夏還我麥冬還我菽  
粟其盡力無怠怠則有罰召女僕其某輩曰某等若  
若干綿絲若干某某分若干兩夏還我桑冬還我紗  
線其盡力無怠怠則有罰又曰力在人者也豈輕爲  
我用於是豐其衣食時時齎以酒肉然後有不如約  
者罰亦必信故人樂爲盡力其紀綱之僕任之各得  
其材家無惰人亦無廢事則又進其子婦曰惡勞欲  
逸人情也吾以勞事責人自處其逸人誰與我可  
兒讀書必當分更分漏夜以繼日吾與媳婦躬自織  
維以督群婢我非不愛婦勞之所以愛之也於是節  
婦之室機聲與書聲伊吾軋軋中夜相應人以是占  
其家之必昌尤喜約素常服浣衣無珠玉錦綺之餘  
茹辛嗽苦非宴賓不宰殺婦人多私母家屠氏弟姪  
故貧一飲之以義不少假借他可知已以是倉廩足  
筐篚滿穀米不可勝食布帛不可勝衣號稱殷實然  
節婦之勤儉豈獨起家已哉昔文伯之母曰人勞則  
思思則善心生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故逸豫足  
以滅德而驕奢所以入邪節婦之躡歷冰霜不見苦  
節而可貞者皆自其勤儉一德致之而勤儉所發耕  
則有穫績則有成交相助者也魯頌曰思無邪思馬







耕以字行少司馬之父也余嘗尚友天下  
學而司馬為最長余性樸實無請俗之好乃司馬  
顧以為難教可教也相與莫逆歲七年司馬以部臣  
兼督河道余時總憲東土官聯相為矣司馬則累  
名分權手倦如平生余嘆曰司馬其古之遺乎何  
厚長者如是自河道一見至今未及履五十甲子  
司空請告養母以其職居養者年日當風寒  
寐未嘗不想見其為人一日司空命使函書千里來  
至余讀手讀之則以其所為父書耕翁之狀托余為  
之誌司空當今儒者所交名公鉅筆滿天下翁之卒  
且六十年司空不以一授而特委重焉和懼其無以  
稱也雖然司空則既命余矣司空信人也今觀其狀  
簡而文敷而不華故和得而銘之狀云陳之先世為  
江陰人元季避亂徙通州始徙者曰彥和彥和傳幾  
世至庭壁庭壁生景明景明生曉德是為翁之父以  
孫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翁以  
子貴初贈工部都水司主事再贈如今官陳氏居通  
州未有顯者至翁美風儀善談吐通書史大義所結  
交皆一時賢豪能自見頭角翁兄弟三人翁其仲也  
父歿事母徐太淑人以孝聞徐性嚴毅治家有法尤



篤於倫理不欲諸子分異嘗誓天戒之曰吾爲陳氏  
撫育諸孤所不同居有兩心者若非吾子吾非若母  
也言畢輒墮淚諸子伏地泣曰謹奉教故翁兄弟孝  
友敦睦終身不衰翁少事賈常與其手板贊游江淮  
間而伯氏居家主其出納贏縮數年賈有餘財未嘗  
以一錢寸帛入私室其諸子女飲食服飾無少差別  
入其家者不知其誰出也傍人見之者嘖嘖嘆曰家  
和福生陳其大乎司空少穎悟日誦數千言翁遣就  
外傳客至則令侍立屬對應則喜不應則不喜其後  
司空歷顯官讀書談道居官卓有政績爲世鳳麟厥  
有自哉翁性好義趨人之急周貧卹乏婚嫁其親舊  
之無力者若干人平生恭謹如萬石君閭里無賢愚  
貴賤無敢慢者當寢疾時鄉人奔走顛神祈禱比其  
歿也哭之甚哀公之爲人可知已翁卒于正德壬申  
值劉賊亂伯氏季氏倉遑不暇擇地乃葬翁于城西  
祖塋之側地故迫隘俟改卜焉翁葬二十餘年而司  
空第進士季子完應鄉舉諸孫相繼登甲科者二人  
餘接踵未艾也司空曰翁墓故得吉壤天賜也奚以  
遷爲翁配邵淑人近卒司空乃卜新阡而奉翁衣冠  
同穴藏之此孝子之志於禮合矣翁生於成化戊戌



享年三十五歲配邵淑人享年九十三歲別有誌子  
三人長即少司空次冠封刑部員外郎次即完女一  
人孫男女若干余昔從司空之後見其壁立千仞砥  
柱中流故不貴其位而獨慕其爲人今觀翁狀乃知  
其發祥深遠也譬諸崑岡之玉司空輩出於璞爲玉  
矣然含英咀華醞釀天地靈氣非千百年不能成璞  
此翁之所以爲難也銘曰厚祿榮乎我崇其德佳城  
偶乎天啟其室吁嗟陳翁抱醇而質如金在礦如璞  
在石耕我心田良苗穫食 紫誥龍章象壤有赫鵬  
鳳舉天池振翮人羨其遭曷考其實司空謂余盍  
徵斯刻千秋萬歲石不可泐

河間府學教授孤山李公暨配陳孺人墓誌銘  
公諱延謚字子靖與先兄稽勳卽爲莫逆交余三十  
後始交公情好日密公臨沒時托余誌墓故公子德  
先輩以遺命來請余曰吾老矣尚能誌乎雖然約不  
可負也謹按公之門人表節推端化之狀而誌之狀  
謂公上世爲廣平人元末有願中者爲建康宣使避  
亂居溧陽其子文信贅芳莊吳氏遂世爲宜興人公  
祖雲號芳洲成化乙未進士仕至福建布政芳洲第  
三子庠生昆繼娶蔣氏是爲公考妣生七月而喪父



故號孤山公性至孝與其母壽太孺人相依爲命終身不衰少穎悟不凡始讀書即慨然思紹其祖比成童充鄉校弟子負名譽自起甲午應選貢入太學祭酒費公倫公竒之謂科第如囊中物也不意八試不偶乃謁選爲祿養計授廣之龍門令迎太孺人於官竭力甘旨得一異味必以進膳不自食也前令韋可學坐賊劫庫追賂公倡衆賊完復捐貲以助之行龍門疲敝已極公視事三年殊有善政若剿劇盜清積逋徙學宮禁蓄蠱次第舉行督府應公大加獎賞有不足者短于巡按以不及改調得雲南澂江教授公不忍離太孺人遠出而太孺人固遣之行行矣而復返返而復行遲回數四乃抵任澂江士業又廢科目寂寥公至申約束嚴誅程人心動然其鄉試連捷有至甲科者則公之教也居滇幾六載無其心繫太孺人寤寐不安寢食俱廢總憲張來漢傷其爲親俾賫冬表以便覲省未至家而太孺人逝矣時公年近六旬哀毀哭踊如壯夫服闋補河間府值吳橋令缺兩院檄公往署公不以借職而有苟且粗畧之心節省里甲宦官宮女之家一不敢干以私巨室爭產者化爲退讓後母告其前夫子者悔悟自新皆公發其



良心也大槩公之為人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與人一面又要不志一言出口終身必踐凡交游名姓心存手記得故舊書柬之箋笥歲久如新每科鄉書會錄必廣致之遇人語及前輩科目應對如流無有遺失故邑人稱文獻家者必歸于公若其重祖德而協建專祠報伯恩而思繼嫡絕訓誨初叔冒迄于成立愛敬前母姊省視殷勤尤其悖典則倫卓卓可誌之大者人紀孔脩輿情翁服令長師生舉以為鄉飲大賓終其身萬曆癸酉太府施龍岡知公博學多聞聘為總裁脩邑誌公與楊淹西周震川同心秉筆去留

木請其詳則聞而信之者公配陳孺人澂江府判蛟山公渤女與公結髮至白首無間言勤於紡績儉於用度上事其姑小心翼翼視膳視寢靡不悉體公意下則婚男嫁女有公不及知而孺人以身任之者所生六男四女皆孺人出其子孫振振家道用昌孺人之助居多公享年七十八歲孺人享年七十六歲子六人德先德元德光德充德完德寬其德元則余兄稽勲即希菴公壻也德先等將以孺人卒之年葬公于家後祖塋銘曰末俗澆漓薄德十九古道誰存惟



公獨厚忠信不渝孝弟則有穎悟夙成蘊厥美秀早  
充國賓名動祭酒鯤化鵬搏功名唾手柰何數竒八  
戰不偶僅分縣符嗚呼小就龍門試政磨光刮垢未  
及有成遽遭讒口世路險巇浮雲蒼狗再歷人師南  
奔北走兩地傳經十年指授禮法大闢平生不負膠  
漆論心歲寒可久及乎歸田爾先我後春花秋菊不  
離左右壬午之秋公病吐嘔入城一訣托誌於某自  
公之殂余亦顛仆強欲像公自忘衰醜敢謂勒銘可  
圖不朽

高文恭公摘集卷之八終



